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廣

陽

雜

記

第四冊

清

劉獻廷著

進步書局校印



廣陽雜記卷第四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舟過中湘石頭洪。涵齋立鷓首。呼余出。言此地偽周時。本朝披甲五百人駐此。以絕其糧餉。有舟過。以巨炮打之。後以去長沙遠。孤軍不能久駐。即撤回。今其上猶有寨基存焉。有石灘橫截江中。曰過江龍。其上為柞樹市。

德山在常德。龍潭在澧州。瀉山在寧鄉。德山為山。今日規模尚在。

何楷字玄子。思文時。曾彈鄭飛虹。并及賜姓。玄子歸。為盜所傷。截其耳。人云鄭氏使人為之。何鄭自此為世仇矣。後賜姓據廈門。有人來閩。玄子必捕之。其第三子常涕泣而諫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三公子為賜姓所禽。置之獄中。因曾勸其父也。得以不死。勒令造鐵甲千二百副。而後釋之。比較時曾受刑杖。玄子著有周易訂詁。奇書也。

鄭飛虹幼姣好。其父為府吏時。知府蔡善繼。園有荔枝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荔枝。誤中善繼之頭。善繼怒。呼其父子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蒸其後母某氏。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於旦。旦死。欲置主。卜之於神。飛虹卜皆

吉遂立以為主。其弟莽二名之豹。梟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鴻遠。揚晉叔夫人郭氏也。父名郭羲。與陳秀皆飛虹同時人。鼎足而立者也。後不相能。歸誠後。皆世襲精奇。尼哈番夫人因長沙之亂。合家避居於官山。四王兵至。搜山家人皆走。夫人獨不去。自縊死。後晉叔於星沙大作佛事。以資冥福。僧以幡往官山招魂。有鳥如燕而長尾。隨幡飛至星沙。棲庭樹上。每幡繞壇。鳥輒隨幡飛。轉畢復棲樹上。凡三日夜。佛事既畢。化紙送佛訖。即飛向官山而去。夫人平日事姑事夫。孝誼備至。宜乎有此靈異也。涵齋嘗為之立傳。

王明亦閩人。在廣西提督馬雄標下為參將。孫延齡之攻柳州。雄數敗。雄素輕明。茲忽自薦。請以三百騎往衝其營。雄初不許。後聽其以百五十騎往。踏延齡營四層而返。不失一騎。延齡自此不支。而明聲震粵西矣。

李卓吾晉江人。為府前李氏。與林氏同宗。蓋其祖本姓林也。故泉人有林李同宗之語。今李厚菴乃其族人也。

賜姓攻金陵之前。經營海上。舟泊羊山。山在普陀之東。有雞山羊山。鷄山一山皆鷄。羊山皆羊也。其地有龍不可泊。賜姓曰。吾有命在天。龍何能為事。苟有成。自有百靈。

擁護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龍起震蕩。見紗帽紅袍人。揖賜姓上小舟。風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甚衆。精銳十喪五六矣。

世廟時有呂四官。以力聞。為暴於鄉。不容於閭閻。走海上。引倭時入寇四十餘年。後年八十矣。更來閩省。其父母墳墓。人皆不識。曰吾呂四官也。流寓他鄉久。今暫一歸省耳。即去。人亦不敢蹤跡之。

衡山之大堡。煙火一百八處。行鹽之市井也。

柚出閩廣。蓋橙類。大如巨升。色黃如梨。素柚一名櫛。亦曰條。唐本草曰壺柑。食性曰臭橙。亦曰生藥。李時珍曰。柚色油然。其狀如白。故名。壺亦象形。今人呼其黃而小者。正此意也。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為朱欒。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爾雅有櫛音廢。郭璞云。櫛大柚也。范成大云。廣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檀刷。且不損紙也。爾雅亦曰。櫛音賈。列子云。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為櫛。碧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化而為枳。廣雅謂之橘。柚。橘亦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時。買而食。

之亦可口也

予在衡署中度歲日聞堂中競擲陞官圖喧笑不知此中有何意味而諸公耽之至此予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為陞官圖一紙陞官圖說一冊置學舍中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消遣久之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於博奕遠矣

癸卯年工部題清河縣仲家莊閘迤下陶家莊地方建一石閘估計銀三萬四千九百二兩零此閘與仲家莊相去不遠今該閘官就近兼管新建閘擬名康濟仲家莊石閘改名廣濟奉 旨依議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曾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惜如也今又口衡山於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其意義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

川陝總督佛倫籌奏第四疏謹陳潼關收糶米糧請勅鄰省督撫動帑招商販抵關亟濟被災兵民事戶部議於潼關地方選委賢能道廳等官酌動捐納銀兩隨米價消長收買再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廣五省督撫各動庫銀十萬兩招股實商人

給發。令於糧賤處。無論米穀麥豆。收買抵潼關糶賣。其多出利息不計。止將原給本銀收取可也。旨依議。

紫庭家廢書套甚多。委積壁角。以飽蛇鼠。耳虞臣取而裁之。製成研匣一。傳會之以膠漆。錦不可得。即以油紙飾其外。下藏小匣。可以貯墨。函蓋相稱。廉隅端直。儼然成器矣。自此與吾周旋。晨光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歷幾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佳質。委之無用之地。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川陝總督佛倫奏。欽奉。上諭。將西安納米事例。移在商州捐納。而西安在於司庫。止令捐銀。但捐納米石數目。如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十分之數。每石折銀六兩。捐納恐數多而捐納者少。將請西安捐納。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前。以十分減四。每石折銀六兩。準於西安司庫捐納。至於商州。既通水路。其捐納米數。應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之例。在西安則納銀者衆。而商州得以積貯米糧矣。

工部題請。昭陵寢殿傾請重建造。旨依議。

山西巡撫葉題。欽奉。上諭。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分貯秦晉蒲州等處。布政司舒書。稱兩省之員。在孟津等處。公同斛米。運至觀音堂。交晉接運。兩省官員。於潼關蒲州。

等處。公同斛米。先將秦省應貯之米十萬石。於十二月初三日。運至蒲州等處。同豫員交兌。取獲秦省貯米之韓城朝邑華陰潼關衛。並晉省貯米之蒲州滎河臨晉。各收米實收詳報。

東壩有上下二壩。上壩地名廣通鎮。有小石碑。言地古名艮林鎮。初築隄以障水。易今名。其地四通八達。東至鄧埠無錫。西至高淳蕪湖。南至廣德泗安。北至溧水江寧。東南至溧陽宜興。東北至金壇丹陽。西南至寧國。西北至太平府。向無此壩。宣歙廣德建平諸水。一由蘇州出劉家河。一由吳江出松江入海。洪武初。水沒吳中田禾。戶部題請築壩。引水由太平蕪湖入於江。遂將高淳黃池一帶田沒成湖。其地糧稅。加派於蘇松二郡辦納。案此壩顛末。尚未究悉。當於地志暨實錄中攷之。

梁山即所謂天門山也。二山橫截江中。東西對峙。正當采石西南。天設此山為金陵門戶。蹲踞江邊。如二餓虎。隔江眈眈相向。山上長松古柏。鬱然參天。山後人家參差。隱見於松柏中。風帆盤於兩山之間。予以玻璃鏡照。毫髮皆見。采石鎮閘閣相接。不下萬家。臨河人家。隙地皆接以白石欄楯。壯麗如畫。此天下所無也。

立人言。江行順風至六百里。則釘板俱熱。不可復行。行則虞其敗矣。虞臣未信其理。予為之往復推論。始得豁然。

采石磯有然犀亭。晉溫嶠然犀照水處。此事史載甚詳。予嘗思之不得其解。古今相傳如此類者多。皆別有其故。非好學深思者。未可與共商此事也。

采石磯臨江有三元洞。在山半石壁中。下瞰大江。土人施木架閣於洞穴中。供大慈尊像。顏曰妙遠。有巨鼠數千。穴石壁中。游人來。僧擊壁呼鼠。道人鼠應聲出。不畏客。以飯飼之而去。蓋人無害鼠之心。故鼠亦不懼也。唐人詩曰。童子亦知善。眾生無懼心。悠悠可思。昔錢龍友嘗為予言之。而吳游亦曾阻風過其地。予入楚時。嘗至其洞。見窗几蕭然。萬里江流橫過窗下。佛前燈火熒熒。老僧正在定中。令人肅然畏仰。其地雖幽邃。而往來過客。以阻風故。多來訪之。非真阿練若也。予問鼠道人安否。僧曰。前年有客放爆竹驚之。今不至久矣。可歎也。

高孔霖有潁上風物記一書。約五六十葉。記潁上風土人物甚詳。其輿地攷之。二十一史。及方輿紀要。皆有原委。

孔霖所作五言古詩。逼真唐人。歎此調。今人不彈久矣。李于鱗曰。唐無五言古。而有

其五言古。斯言一出。而世皆趨漢魏。遂不復見唐五言古矣。哀哉。

王望文扇頭有雀兔牀詩。先生的筆也。學道人同霹靂居。電光轉處一身餘。戰爭文字秋墳骨。見為神仙捐素書。一磨閣糟邱樣子殊。罡風正厲片時無。因緣隨受罡風轉。大笑攜燈照暗衢。嚴冷人難浪得名。浮雲久謝太虛爭。但尋寂寞山川裏。定有漁樵掉臂行。三大事難明心正哀。能明此事堪拚哉。人生共許生悲仰。何用閻羅對面來。四蓮花火裏鬪新妝。白日看天不用忙。自有阿師家具在。碎捶磁枕飽黃梁。五雲內雄雞叫五更。孤懷如月向誰明。秦家鸞鏡無年月。簫歌而今子晉笙。六

望文又誦兔牀題燕子磯一絕云。大江蠶浪鼓漁罾。石上苔花繡幾層。燕子不來今又去。邨堪西望是金陵。久不見先生詩。舉目所見皆青燐。傾耳而聽皆鬼嘯也。見此如睹青天而聞霹靂。

星維言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得卧。百藥不效。已骨立矣。有吳人診之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菌一兩。豬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為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異方也。

龔首驥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

止。今發愈甚。延予入內診之。予曰：是不難。一劑可愈也。出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一錢。梔子一錢。甘草五分。後更為定一方。用何首烏以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望文誦闔古古贈陳伯史詩。海上生還九死餘。老親未葬故踟躕。絕無世上彈冠想。徒有年來卻聘書。伏臘不關新晦朔。湖山猶伴舊樵漁。侍郎若問田園事。先帝邱陵亦已墟。

予儒言。明末高郵有良體菴者。神醫也。有舉子舉於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菴診之。驚曰：疾不可為矣。不以旬數矣。予宜急歸。違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予寓維揚時。聽望文談崔默菴醫學。默菴太平縣人。余寓白雲觀時。聞錙一菴數道其人。述其醫多神驗。而望文嘗從之學醫。有時疫流行。與傷寒不同。方論一書。實前人所未發。有一少年新娶。未幾發疹。徧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拱手。延默菴診之。默菴凡診一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沈思數問。反覆診視。必得其因而後已。診此

少年時。六脉平和。惟少虛耳。驟不得其故。沈思久之。肩輿遠道。時已饑餓。即在病者榻前。設饌對食。見病者以手擘目。看其飲啖。蓋目眶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曰。女思食否。曰。甚思。奈醫者皆戒予勿食何也。崔曰。此症何礙於食。遂命之食。而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厨桌椅。舉室皆新。漆氣薰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螃蟹數斤生搗。徧敷體上。不一二日。腫消疹見。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為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崔默菴論疹症曰。今人治疹。率用升麻葛根湯。使其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氣散於四肢。即險逆之症。亦可為矣。其治血熱之症。用蘇木三四兩。濃煎一碗。頓服用之。無不應手愈。一婦人患眼症。用大黃四兩。酒煎少許。服之立愈。此等方法。皆能益人神智。故備記之。

張枚臣武陵人。諱錫信。其尊人弘載先生。諱嗣隴。初任無為州同知。甲寅隨征。授福清縣丞。與戴文開為中表兄弟。文開火攻之學。半得之弘載。枚臣令祖少室先生。與孫大東同事。少室先生字惟照。少室其別號也。仁和縣籍。由材望。天啟六年四月。授守備。陞廣東游擊。奉命取西洋大炮。製造施放。崇禎辛未。計功陞參將。又陞江東副

總兵。又陞大凌河挂印總兵。左府都督同知。賜蟒玉。又調山東。壬申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難。

子龐。扇頭有黃自先詩五首。甚佳。錄之於此。薊北重陽雪已飛。何人蕭颯不思歸。風號萬里寒吹笛。月霽千門亂搗衣。秫酒棗糕香野店。蟹螯蝦菜薦魚磯。送君引我家圓夢。惆悵西山黯淡暉。一憐君廿載歷風塵。落落何求獨此身。元亮歸來豈傲世。梁鴻熟處不因人。豹斑自信應能變。龍性難云尚未馴。別去試觀東海上。狂波不動日華新。二日暮鴉羣集禁園。天南孤雁獨高鶩。歸從熟路經淮海。遊待來春過太原。韓信祠荒秋短草。武侯廟拱塞長垣。臨歧駐馬登臺望。動地西風別緒繁。三手撐神著自轉環。目縣冰鏡照人顏。頻聞鼓角心猶壯。每卜勲名鬢欲斑。定遠玉關飛食肉。伏波銅柱老征蠻。古人器業拋章句。別後雕蟲取次刪。四與君對月雨回圓。此別重逢未定年。江左名家尋顧陸。謂幼鐵西天涯老將滯幽燕。千杯綠酒醺僧舍。一路黃花送客船。途遇洪遵如許我。依然長劔倚青天。五後書秋九月望。客燕門永寧僧舍。送子龐先生還南。兼懷洪去蕪。

夷陵頗苦土司之橫。而朝廷則最左袒土官。蓋由吳三桂在滇時。以土司為魚肉。

上主先入之言故也。有永美宣慰司田順年者，驕悍異常。朝廷嘗詔入陛見，加以宮保，今亦少戢矣。

符五舟中，攜寒沱石硯三方。石出夷陵中，有花紋如筍，石淡黃色，而筍潔白如玉。若橫截之，紋極圓，無少偏缺，儼如世之圖太極者。但石質堅硬，不受墨，非硯材也。

符五言：荆西有蝦蟆洞水坑石，黑色。貴州飯甑山有金星石，皆硯材之良者。金星石予家有之，未知出飯甑山否。若蝦蟆洞則從未之聞也。

符五云：有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為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偽造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彙為一冊，辭皆俊偉，攜之走滇南，萬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為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為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於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於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於人。曾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逡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于曲靖府，曲

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稿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於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蜀人為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置幕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書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啟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無。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平西命玄初具稿。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為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為鹽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啟曰。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逍遙。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為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為王請乎。諸大臣辱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為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為朝廷寧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強者鬪。弱者利於乘捷。而強者利於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

者樂於速結。而富者樂於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蠅集於荆襄江漢之間。乃按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强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西不報。未幾。亥初亦死。

符五曰。予少年曾夢一比邱尼。攜之禮懺。起見一菩薩如觀音大士。而緇其衣。符五問其名。尼曰。默慧菩薩也。菩薩厲聲曰。默慧汝身是也。遂恍然而覺。未幾。有愚山知止和上。建大悲懺。為符五取法名。明心。號默慧。適符夢境亦大異矣。又五六年前。夢中甚覺心癢。取刀剖之。中有六鼠墜地散走。遂縫合如故。此即彼法中所謂六識六賊也。余平生不信釋氏之學。而夢中所見如此。殆不可解。然夢雖如是。而予之不信如故也。予意符五聰明絕世。而夢境又神異如此。必再來人無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必有其時矣。符五有友劉子喬。少年有才氣。英穎過人。曾夢至一處。見禪牀几杖。蕭然而闐無一人。牀前書一聯云。彌桃餘味。今安在。董袖遺香。孰可留。淒然而覺。劉最癖美男子。自疑前生。必是破戒沙門。然而不能改也。

螃蟹磯在江中不見形。而水石相激之聲。轟轟如雷。去里許。聲猶在耳。名曰螃蟹。必

一小石而猶若是。瞿塘三峽如象如馬。又不知當何如也。

荻港居人不下數千家。百物皆具。市井駢接。屋宇宏麗。有石橋。精緻如大內之製。遊擊開府於港內。門境蕭然。太平景象。可樂也。

符五云。雲南有土司三家最強。一曰龍鵬。一曰黎世屏。一曰黎思進。皆有衆數萬。火器兵仗。堅利絕倫。而黎世屏尤為强悍。此南土之隱憂也。

武昌賀逢聖。門前有石坊。曰天恩重閤。後石折中斷。宗人有戲為聯者云。承不起天恩。當不起重閤。斷斷乎有理。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默默乎無言。

雲南永歷朝丁酉科舉人江彥才望士也。洪經略入滇。或將隨公車北會試。謁見經略。經略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歷朝舉人不許會試。或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將萬歷泰昌天啟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固中國之主也。永歷先帝。聖子神孫。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於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為公設御祭九壇。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為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歷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許會試。宜也。公怒。命扶出。

辛未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風雨。不能開船。聽符五談沙定洲妻萬彩雲事。萬江西人。初生時。有彩雲覆其屋上。其父見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長隨父入滇南。家於臨安。美而艷。土官普明聲見而悅之。娶以為小妻。與其室異地而處。生子曰小普。彩雲有機智。未幾。普氏之權盡歸掌握。明聲死。小普嗣。剛很淫亂。而彩雲亦多淫行。常蓄美男子數十人。以次入侍。小不當意。輒殺之。有沙氏子。土司之後也。彩雲悅其魁吾。寵之專房。一日。彩雲早起。他出。沙子尚卧帳中。小普潛入室內。刺殺之。彩雲哭之如喪伉儷。後又得定洲。寵過前沙。定洲生於貧賤。然有權略。知書。時小普已死。普氏之業遂歸定洲。後乘亂逐沐天波而踞滇省。彩雲助之也。彩雲亦人妖矣。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為宦官家奴。後聞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驍勇善戰。而擄浦一擲。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彎弓於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為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無子。與料善。問料曰。汝帳下人有可為我義兒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擇不知書者。自此為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皙。無多鬚鬣。眉如卧蠶。如世所圖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

馬鷄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櫻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騁而來。輒驚曰。馬鷄子至。即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葛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為誰也。見即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為蝦。隨入都。都中滿漢無不以一識馬鷄子為榮矣。八王得罪死。輔臣没入身者。庫久之。章皇帝親政。嘗拊髀謂教拜曰。聞有馬鷄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鷄子也。向者於某所識公。公忘之邪。僕喜曰。我主甚念爾。爾來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啟教。教亦喜。俟其來。即率之以見上。上大喜。立授御前侍衛一等蝦。未幾。洪承疇經略河南。上命侍衛二人隨侍。一為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教慢無禮。經略待之少不如意。輒悻悻見於詞色。嘗曰。我奉朝廷命來隨女。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為一鎮總兵耶。經略亦微聞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視經略所向。經略行。輒左右之。遇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岡巒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敏謙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絕憐愛之。曰。兒竢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

公耳相公勤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陵為川湖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而大元為請。雖酬其願。亦即為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援勦五營。而題輔臣為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於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攜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為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為之用。嘗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於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為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盃有死蠅焉。王總兵者見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為主人。御下酷厲。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而殺厄人。曰。我等身親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控勿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兵性愚蠢。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賭。輸吾坐下馬。輔臣念言既出。諸口遂勉強吞之。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人與兄賭食死蠅。兄便食之。若與兄賭食糞。兄亦將食糞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女恃王之猶子。當眾辱我。人懼女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

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盞暨菜碟飯盃酒杯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從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間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往謝應期。曰。固山之言。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鼻吾誠是。願兄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為。遂招諸鎮來。開筵痛飲。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間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詞多溢惡。平西不善也。適曲靖差將官入省領餉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問爾帥衆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嚷。少年兄弟。使酒罵坐。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落耶。打即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拚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輔臣聞之。亦快。快。曰。我與女皆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於女。女自向女之姪。視我為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徧賂朝廷左右。暨用

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上聞之亦耳熟矣。適平涼提督缺出。上以邊鎮須材。特點王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歎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為耶。及至辭。玉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口衆。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為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陞。見蓋其平日專用。力於近侍之人。閣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受。以金璧賄賂部臣。惟隨衆常朝而已。一日朝。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幾時矣。曰。久。勿勿不得款語。後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上曰。何不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詔之入。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入。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又訛馬鷄子為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庫耶。立命出之。改隸旗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於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

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吉日於上元之後。屆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鎗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鎗。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於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女。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鎗。如見朕。朕見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於地。泣不能起。曰。聖恩深重。臣即肝腦塗地。不能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癸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為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權。又皆舊部曲。輔臣尤為親密。雲南援勦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為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劄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劄一。轉致張勇。不再遣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賫逆書二通。偽劄二道。解逆使汪士榮。星夜入朝。上見之大喜。置士榮於極刑。留吉貞於朝。晉職為卿。而嘉輔臣之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即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使入。乃背我。獨獻忠於朝廷。令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記。然初

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為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寧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既殺經略。陝西督撫。以反狀上聞。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上即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別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脅女父不得不從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殺經略。罪在衆人。女父宜竭力約衆破賊立功。朕赦衆罪。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尚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技養正不可奈。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為總兵。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既殺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耽耽虎視。一舉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躡躡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而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鑽刀設誓。保其無它。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上撤經略還朝。即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

與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密語之曰。領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找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於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歸即歸耳。尚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銀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銀多少分之。各為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冊。記銀數并諸雜物。曰。吾為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動疑。累女後人也。取舊賬目悉火之。召諸將卒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女等辭。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女持此。願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言向在我處。衆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女等。從此決矣。既發遣衆。乃命酒獨酌。高歌飲訖。見威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子。曰。與女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問門下尚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衆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於衆人。為不義事。又不成。今雖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有饒

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僂於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死皆有痕跡。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女等。我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繫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噴之。立死。與病死無異。女等以痰厥暴死為詞。眾哭諫之。怒欲自刎。眾從其言。天明以厥死聞。後經略入朝。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上怒曰。女與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懼吞金而死。惟張勇坐鎮河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之云。

江西風土。與江南迥異。江南山水樹木。雖美麗。而有富貴閨閣氣。與吾輩性情。不相浹洽。江西則皆森秀竦棟。有超然遠舉之致。吾謂目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為第一。它日縱不能卜居。亦當流寓一二載。以洗滌塵穢。開拓其心胸。死無恨矣。

岷江萬里奔流。至江南已就坦途。逶迤東去。若安慶以上。其浩蕩之氣。猶未盡翫。又受彭蠡之流。阻以小姑之險。瀕洞震動。不可方物。江南兩岸。固不乏山。亦皆寬衍平舒。此則層巒疊嶂。與江勢爭雄峭。森秀如荆關之畫。而情為之移。

湖口縣下石鍾山。石無巨細。皆插空壁立。如吳郡范境。萬笏朝天之狀。石壁數百仞。下臨無地。秀極絕勝。震澤之石公。有漁人為棧道於壁間者。望之如飛仙。予與虞臣

叫絕符五云。先生若入蜀。寸寸皆是物也。久之亦厭極矣。何奇之有。予思自幼熟讀少陵詩。若不入蜀。便成唐喪。倘遂茲願。則一草一石。皆別有妙悟。斬新更讀一部。活杜詩。其境當何如也。唱經堂於病中無端。忽思成都有詩云。卜肆垂帘新雨霽。酒罈眠客亂花飛。餘生得到成都去。肯為妻兒一灑衣。想先生亦是杜詩在八識田中作怪。故現此境不然。先生從未到成都。何以無端忽有此想耶。

鄴道元所謂石鍾山。東坡泊舟於此。作記者。乃上石鍾山也。

下石鍾山有閣。曰江聲。在山半。踞石壁上。南望彭蠡。西對大江。游覽之地。於斯為最。乃其地為公所。荒蕪不治。北牖下有槽。樅馬矢堆積。令人歎絕。此與才士流落不偶者何異。若此閣在吳下。所遇不知當何如也。

同舟有劉公者。庚午曾隨征阿魯得。辛未隨 駕□□其言與予向之所聞無異。朝廷以觚戲愚北鹵。信有之矣。

湖口縣南望彭蠡。不見涯際。鞋山峙湖中。浮圖如筆。挿天大孤山。尚縹緲雲外也。上下二石鍾山。為湖口名勝。萬歷時。宦官李道奉設關。權稅於此。於上鍾山大治臺。榭。顏曰學圃。後李去。關撤。其地亦廢。今無片瓦存矣。山塢中草深數尺。堯峰僧坦然。

自京師歸訪友於此。不值。有窮途之哭。囊中惟錢十八文耳。日坐江邊賣藥以度。朝夕環視石鍾。惻焉心動。茸蘇舊跡。渺無存者。不有梵刹。為山靈羞。即毅然以募建為已任。乃坐於關使者之門。晝夜不卧。凡二十五日。使者心動。施銀十兩。公即募人雜草除礫。築地為基。而架木於其上。覆之以席。禪誦於內。值使者解任歸。泊舟山下。見而異之。曰。吾以女得銀他往矣。乃果為此難成之事耶。復施銀二十兩。書吏人役等各以其力。眾擎而舉。此庚午夏秋間事也。為菴一。顏曰潮音。中奉大悲尊像。西向。像前燈火熒熒。庵之後半廈。為公禪栖處。面絕壁而開東牖。旁一小廈。為香積。屋止此耳。庵前尚無牆垣。旁有隙地。而無鄰屋。恐其易傾。以木支之。山風時來。吹落簷瓦。公之願。蓋未竟也。

符五云。打仗之際。刀惟一掠。耳不可直斫。斫必傷乃。為他人制矣。馬上槍法。決無向前直刺之理。惟有回身一槍。耳打仗不可不多備。鷄子鞋。鞋須穿過二三日者。方妙。新恐與足不相得也。必備乾飯一色。與肉脯。置腰間。饑時食之。精神十倍。更帶米一二升。若飯盡。可於地掘一小坑。築土令緊。水溼之。鋪樹葉一層。置米上。米淘過。更以水溼之。米上覆之以樹葉。葉上鋪土。以火煨之。即成飯矣。此法大妙。非獨行伍人當

知也。帶白蠟米一色。硃砂少許。遇暑熱。暨急難撲跌損傷時。食之。可以護心不死。若兵散不可晚入人家。語皆從經歷中得來。故親切而有味也。

蘄州道士泚。在江之西南。山極奇峭。有蘭若。臨江。樹木叢茂。大石數十丈。踞江邊。舟過其下。仰望之。復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中。恍如畫裏。佳絕。

武昌縣在江之西南岸。即古武昌鎮也。陶侃庾亮所鎮。皆此地。東坡游赤壁時所望亦此。今之武昌則江夏也。

辛未秋。予寓漢上時。卧處共有四官象。乃天地水火也。三官始於黃巾。而道士家因之。不知何時益之以火。漢口皆是也。天地水火為四正。益以風雷山澤。為八卦之神。亦是一說。

冰鑑和上。為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荊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即道悟之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耳。基皆為人所侵占。和上遂於此發願尋訪。久之。而後得其遺基。竭力恢復。今已輪焉奐焉。儼然一祖庭矣。愚按天王天皇音既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荊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

猶未已也。夫豈所謂闢諍堅固者。非耶。洞庭橘香同岑和上。洞下尊宿也。嘗謂予言天
皇實非其人。自古未有以天皇名寺者。濟宗所據之鐵案。以五燈會元邱玄素之碑為
證。夫邱為荊州節鎮。考之唐書實無其人。夫節度豈無關者。而史遺之耶。濟洞二宗之
子孫各祖其祖。門戶既立。則兩造之言俱不可信。埃予少暇。為彼攷之。自有定案矣。
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一人而盪兩槳。左右相交。力均勢等。最捷而穩。且其值
甚寡。一人不過小錢二文。值銀不及一釐。即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云。行徧天
下路。惟有武昌好過渡。信哉。

龜山。即禹貢之大別。形肖龜。故俗名之。

黃鶴樓。建漢陽門城樓上。巍巍百尺。西向大江。樓前有白石浮圖。工麗無比。如西番
阿育王塔式。四周皆鐫大梵書。恨不能譯其語。南向建石坊。題曰勝像寶塔。大元至
正中。威勝王太子建樓南之臺。曰湧月。有粗黃石。大書湧月臺三字。高古道媚。俗以
為曹孟德所書。夫曹公未嘗至此。其說附會可笑。

黃鶴樓中。層層皆奉純陽像。黃鶴仙踪。乃費文禱事。與呂洞賓全無干涉。呂咸通中人。
而崔考功之詩。作於天寶。有何難攷。而昧昧至此哉。蓋文禱無人知之。洞賓則名喧

天壤故也。人不可無名。神仙猶尚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趨走如鶩。予嘗謂佛菩薩中之觀音。神仙中之純陽。鬼神中之關壯繆。皆神聖中之最有時運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舉天下之人。下逮婦人孺子。莫不歸心向往。而香火為之占盡。其故甚隱而難見。未可與不解者道也。

潘太邱弟燕邱。紹興上虞縣人。流寓都門三世矣。尊公明季乙卯北闈舉人。任太原府同知。國初補江西崇義縣。太邱昆季來武昌。入藉府學。順治初。拔貢。出為雲南黑鹽井提舉。陞雲南鶴慶府劍川縣知縣。縣在西南極邊。與麗江府界鄰。麗江知府乃土官。有瀾滄江渡江而西。則西番烏斯藏大寶法王地界矣。先生在滇久。見吳三桂所為多不法。知必為亂。遂歸武昌。未三年而變作。夏逢龍之變。人爭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獨閉門飲酒高歌。曰無能為也。即平矣。先生之識。加人一等矣。

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於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甯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

漢口三元庵後有亭。曰快軒。軒後高柳數百株。平野空濶。渺然無際。西望漢陽諸山。

蒼翠欲滴。江南風景秀麗。然輸此平遠矣。

漢水之西南。距大別之麓。皆湖渚。芟蘆菱芡。瀰漫蒼莽。江口築隄。走龜山之首。約里許。自西達東。石甃平整。循隄而東。南望湖渚。有江南風景。

大江自南迤北。武昌城在北。即古江夏地。城南為鸚鵡洲。漢江夏太守黃祖殺禰衡處。洲近南岸。而江流遶出其東。洲北武昌。南流而之大江者。曰鮎魚套。使無此洲。則江勢之浩淼。為何如耶。

龜山有鍾子期聽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跡謬妄。概不足訪。昔神禹道漢水。至於大別。會於江。俗呼大別為龜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出。俗曰蛇山。遙遙相望。半生以來。登覽之勝。無有踰於此者。蓋山雖不高。而當江漢之匯。四顧空濶。潛沈數重。環拱於此。支交脈會。左右盤據。目窮於應接矣。案尚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江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秦欽水經。沔水自沌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酈道元曰。沌陽處沌水之陽。沔水又東。經林障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為荊州都督。鎮此。庾仲雍曰。漢口

一名沔口矣。案地記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陔南與江合則與尚書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嘗謂鄴善長天人其注水經妙絕古今。北方諸水毛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鄴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小別不知在何許。竢更攷之。

自鐵門關西上為龜山首。有樓巍然曰晴川。與黃鶴對峙。蓋取崔灑詩以名樓也。旁有禹稷廟。毘陵人毛會建刻南岳岫嶽碑於廟前。而紀其事。樓臨江東向。軒豁開爽。遠勝黃鶴。蓋龜山之首。走江中數百步。而大江橫過其下。左右無遮蔽。與市廛稍遠。縱目所之。山水之情與精神融洽。不如黃鶴之散漫無章。可謂後來者居上矣。

予意黃鶴樓即黃鵠磯。後人訛鵠為鶴。而附會以費文禕事。一經崔考功題。而青蓮閣筆已成千秋鐵案。乃今又轉而為呂純陽字經三寫。烏馬成馬。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風蕩煙。又何是非之可論。只要事理燦然悅人耳目。吾亦任之矣。又安從起古人於九京。而問其果然果然不然耶。無奈展轉荒謬。詞不雅馴。令人難為聽耳。

鄴道元曰。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澗。目之為黃鵠灣。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藉墉阻。高觀枕流。上則游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

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羨縣治也。予意桑欽之所謂歎父山魯山與酈善長所謂翼際山者。皆今之所謂蛇山一帶耳。有鸚鵡洲口為據矣。黃鶴樓旁湧月臺。有小石碑云。此山即元之高冠山也。高冠二字。未之前聞。意者因酈注有高觀枕流四字。元人於此置觀。後遂因之名山。復訛觀為冠邪。不然。山自太古。何獨隸之元邪。當更攷之。

黃鶴樓後有道院。甚精麗。其額顏曰覺岸。內塑純陽睡像。亭曰仙棗。卽鄆道上盧生與純陽各分半席而酣寢。大覺而後知大夢。祖生之鞭。必有先之者矣。亭南有小門。下距地數百尺。施磴道。曲折而下。蓋漢陽門建於蛇山之首。而黃鶴樓復建於城上。據地最高。蛇山逶迤東去。茲則南出。故陡絕耳。門上有官告諭。禁人往來。蓋茲地為漢陽捷徑。若不禁止。熟中者羣趨於此。商山佳處。即成通衢矣。

蛇山界武昌城為南北二區。巡撫布政皆開府於山北。而總督公署則在山南。藩司之前。鑿山脈而斷之。建鼓樓於其上。為南北通衢。用形家言也。漢陽大別之鐵門關亦如是矣。妖言邪說殃及山川。此天地之靈。乃世之號為儒者。以窮理格物為宗。亦樂其說而娓娓言之何也。

洪山寺建於武昌東門外蛇山之麓。為明楚王所建道場。宏麗為天下第一。照牆有碧琉璃交龍。壯麗晃耀。牆宇高俊。如都門。西山諸梵剎製。南向為山門。為執金剛殿。為四天王殿。為彌勒殿。有豐碑一座。在鐘樓前。紀年景泰開山。為碧空鑑禪師。餘文不暇詳也。至大雄寶殿。已山半矣。南望數十里。湖光滌洄。與岡阜互出沒。殿宏麗如大內乾清宮。三世天人師三十二相。圓滿具足。勝妙殊特。施如寶山。阿難迦葉侍立左右。諸大菩薩。退坐。天人師後。諸聲聞眾列坐兩廡。二穢迹金剛神。捧寶杵。東西向。各長二十尺。金甲冑。威猛如生。殿柱皆合抱蟠龍。梁棟椽題。悉施金碧。耀人心目。平生所見莊嚴佛土。未有若斯之至者。吾恐天台智者大師。於大蘇山入法華三昧。前方便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亦不過爾矣。大雄殿後為彌陀殿。中供無量光世尊。而觀音勢至左右之。旁列二十四諸天像。安養淨土。遊於鷲嶺。殿之東上。別為一區。有亭二進。為上官往來游觀飲讌地。其後浮屠七級。則登臨之最勝處也。予在武昌。見鹽店招牌。書曰重砵白鹽。余不知砵為何物。思之久而不得也。問之宗夏。宗夏曰。砵。秤錘也。音祖。鹽每包重八斤四兩。製權兩之。而衡其輕重曰砵。如其數者為重砵也。

酈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於四瀆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
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往跡。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
片語隻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少。錯簡脫字。往往有
之。然古玉血斑。愈增聲價。但其書詳於北而略於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
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為崑山定河南一統志。稟遇古今之沿革。遠徙盤
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問津矣。北方為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
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雲擾。以迄金元。淪於夷狄者
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
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濬。而
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矣。元虞奎章奮然言之。郭大史毅然修之。
未幾亦廢。有明三百年。更無過而問之者矣。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
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水
利之興。此其粉本也。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
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而急講也。水經注十年以來。無人

能讀縱有讀之而歎其佳者亦只賞其詞句為游記詩賦中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也吾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深思心知其事吾於子鴻見之矣千世之後復有子雲善長抑何幸與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錯簡脫訛支分縷析各作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於攷訂而不切實用尺有所短無可如何子東歸後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裝裱成書命門人鈔錄其圖并二十一史輿地志攷而顧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傳是樓有一統志稿皆輯錄之以為疏水經注之資云

古書有注復有疏疏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酈道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予不自揣蚊思負山欲取酈注從而疏之魏以後之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於水利農田攻守者必攷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史為主而附以諸家之說以至於今日後有人興西北水利者使有所攷正焉予既得景范子鴻以為友而天下之山經地志又皆聚於東海此書不成是予之罪也當與宗夏勉之

歷代史冊浩繁極矣苟不提挈其綱領便如一屋散錢無從着手如春秋通鑑目錄大事紀皆苦其太略而朱子之綱目又多書迂濶不切之事關係重大者反多遺漏

前人之書。縱極盡善。不經我手。如觀它家寶。與予無益也。予最愛竹書紀年。有絕人之識。春秋而外。別為一家。久思取竹書以後。迄於有明。照例勒成一書。以備遺忘。年來奔走四方。無一日之寧。更有十倍於此者。亦皆置之高閣。况此考訂編輯之末乎。兩日兀坐僧房。看倪黃二子閱通鑑大全。此等書不知出於何愴之手。乃託文章巨公之名。以誑世之聾聵。人家子弟。輒奉以為聖經賢傳。不敢別置一喙。聞人出一議。輒搖手閉目。以為侮聖人之言。嗟乎。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其心胸。為他日經濟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糞穢瓦礫。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磊落軒天地者。又胡可得邪。哀哉。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然取之以攷年月。紀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謬論亦復不少。予令宗夏置簡二冊。上橫書甲子。每簡二十二行。後一冊每簡十行。自堯甲辰始。每年紀其年號。并大事。上一冊紀唐虞三代。其事簡。後一冊則入通鑑事煩矣。故止十行。寓中無他書。惟據此耳。聊以此為續竹書紀年之草槩。經營一過。諸事皆有頭緒。他日可以讀史矣。倪黃二子學史。實自此日始。

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戊辰。初命三晉為諸侯。其距春秋獲麟尚七十年。所以避續春秋之嫌也。通鑑以前事。則宋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至周共和。又一

蘭溪金仁山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至咸烈所以補通鑑之未載令學者知古今之全也乃外紀則取諸子書暨識緯之說以圖畫虛空於洪荒之世今之小部率取此二書合為一冊牛鬼蛇神紛然滿紙不復可以寓目矣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自堯甲辰至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共一百二十六年是為乙酉而夏禹即位則在丁巳中間相去七年此七年者當何所屬抑果如孟子之言辟之於陽城耶抑別有故邪今亦不記皇極經世書以此七年歸之於誰而竹書紀年有異同否耶

外紀記商王紂三十二年以長歷通之是為戊子而武王即位則書乙卯若是則紂之二十三紀也夫武王即位於己卯而謂紂亡於戊子邪無書可檢故提綱仍以己卯推之

予寓漢上時漢陽令張壽民招飲竹箸瓦杯寥寥五簋庭中黃菊粲然二白鶴飲啄於其側叔度清風蕭然可樂世風一變至此天意誠不可測也歸與宗夏言而歎之林障山有故城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鎮荊州治此後移沙羨此處遂廢今土人呼曰城頭山在漢口之西三十里鄂家口人煙輻輳百物皆具宗夏言此地近日氣象日

隆人物趨此。漢口衰象已現。漢衰此其昌乎。蓋上游繁盛。古說荆襄。後則圍風鎮。明季移於武昌。漢口之興利在清初。今鄂家口又將繼漢口而起矣。

長湖口漁曾數百里。星羅密布。更是一重境界。予嘗言渡江令人雄毅。入湖令人深靜。驗之於此。益信然矣。

荊州護國寺。莊嚴華整。殿後有大鼎一座。以石臺承之。古色斑斕可愛。俗云大禹九鼎之一。不覺失笑。

報國寺乃闕壯繆祠。極其壯麗。江陵舊城乃羽所築。祠之宜也。而遂以江陵為古荊州。相去遠矣。

謂宗夏曰。余平生以來。未曾見花。惟見竹耳。六七歲時曾見山水。少長不更見矣。前在石鍾大別。依稀如隔羅縠。不謂之見。此語索解人不得。

煥章云。荊州沙市。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行占一巷。舟車輻湊。煩盛甲宇內。即今之京師。姑蘇皆不及也。今則寥寥一帶。爾。盛衰變遷。令人感慨係之。

荊州城最窪下。江水經其東南。以長隄障之。故溝洫皆壩斷。不能相通。決江水則荊州之人可使為魚鼈。不可守也。

曇瑞師言襄陽穀城縣牧豎穴地得古延慶寺道場有殿三層皆在地中前殿亮福皆鑿石為之。後有延慶祖師塔曇公不記其何代人。又不知何故陷於地中。滄海桑田。高岸深谷。信然矣。

巖頭道場在武昌西南門外過渡處。德山鼇山皆在常德。荊州南門外五里許。即大江名曰御路口。江正東西流。江之北限以長隄障江水也。江不甚濶而流頗急。已有川江之勢。案江陵即古之南郡治。其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温令陳遵造隄。遵善於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剏築。略無差失。夫陳遵之測量以耳不以目。予嘗見瞽者張浩庵。以舌銛銀而知銀色之高低。則五官未始不可以互用。不獲圓通。祇是心粗耳。俗傳明初馬后至江陵。於此登岸。故名其地為御路口。江州戴蘆秋率於此泊。捆入江陵焉。

澤口。別漢入潛之地也。屬安陸府。與潛江縣治相距不過十餘里。宗夏云。若向西北泝漢而上。則向鄖陽襄陽漢中矣。由澤口向西南順流而下三十里。至梅家嘴。若再順流而南下。則出大江。達新隄漢口等處。欲至荊州。則自梅家嘴復逆流西上也。四絕名蓋者。天台玉泉棲賢靈巖也。栖賢在潤州。今隸江南境。靈巖在兗州。今山東

玉泉縣在當陽縣。今湖廣。天台在台州。今浙江境。皆智大師道場。棲賢靈巖尚俟攷訂。

金粟寺乃吳大帝赤烏年康居僧會所建。僧會於江南建三刹。一金陵之保寧。一太平之萬壽。一海鹽之金粟也。

荊州大暉觀兩廡畫壁。圖寫靜樂國太子降神出家。修道上昇諸聖蹟。大約依倣悉達雪山事而為之。不知初自何人。膽大乃爾。然亦天地自然之致也。嗚呼。今諸山知識。往往互詆為魔。釋迦之預記。胡不爽乃爾耶。然諸公自不識魔字。魔字之義。壞於梁蕭衍之不知妄作。譯場微意。失已久矣。

黃二玉言。人中樂箭者。細嚼黃豆塗之。可不死。立愈。奇方。

沙翁偶述雪嶠老人語。風居句云。糧空夜雨滋。黃獨屋漏春風補。翠藤近代尊宿之能詩者。無踰老人。恐無可齊。已不是過也。

章華臺在荊州沙市古城隍廟東。約二里許。路北有閭。曰古章臺。未知何故去一華字。自此而北。長隄里許。隄旁有廢刹。曰章華寺。南望蒼然。寺之東北。有智井。一口。甄劬周綴曰。沈香井。土人言此為楚宮故蹟。數丈之下。始有水。倒影杳然。人影在下。俯

而上窺自井畔口上而東折。路盡有地隆起。上建八角石亭。屹然孤立。相去不過一箭道。而逶迤曲折。有路轉峰回之致。亭之東北。湖水斷續。水落之後。猶有數畝澄波。縈帶其側。殘荷敗芰。飄零水際。予與宗夏頗賞其位置。土人以此為古章華臺基。又云。此亭為前藩司李公所重建。欄楯皆精麗古雅。夾隄梅桃。彌交野。由此而東北。二百里中。皆蔣夫渠。春夏間。乾坤繡錯。後吳三桂兵駐松滋時。大軍適屯此地。蹂躪蹴踏。梅柳桃杏。無一株存者。臺基甃石。崩圯墮落。此與武林之西湖。同一傷感。今西湖稍復舊觀。此地廢興。當亦有其時矣。郡志言章華有二。一在沙市。一在監利縣離湖之側。予攷之舊冊。在監利者。乃章華臺。此則所謂楚王釣臺也。酈道元曰。江陵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於龍坡。古天井水也。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今覈之。正沙市。又曰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港水。西通赤湖。水口地多下。湖周五十里。城下坡池。皆來會同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邱明曰。楚築臺於章華之上。韋昭以為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

過望國之祿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此則監利之章華臺矣。監利古華容地。今離湖之迹猶在也。

因讀史謂宗夏曰。古之諸侯。即今之土司也。後之儒者。以漢唐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愈多而愈不合也。

破封建而為郡縣。固時勢之不得不然。孟子已先言之矣。天下烏乎定。曰定於一。李斯之說。必受之於荀卿者也。

沙市之西有觀音寺。中有浮屠五級。甲寅之變。大軍與平西之兵。隔江而陳。浮屠遂為瞭望之所。浮屠之東。少北有石尊勝幢。浙江僧卓然言。此地舊有龍潭。毒龍居之。大為民害。自無方禪師建幢於此。其患永息。今成平陸矣。予意此潭即天井水也。天井水亦曰龍陂。鄴道元曰。廣圓二百餘步。在靈谿東江隄內。水至淵深。有龍見於其中。故曰龍陂。以方隅求之。毫釐不失。亦可樂也。

煥章言。蜀中黃連蛇。乃近時新出之異藥。流行尚未徧中土。醫家猶不能盡知。此蛇產黃連地中。形甚小。惟食黃連花。土人取而陰乾。性與連同。而功什百。用時以水蒸之。水氣成露者。黃色。作連氣。一匙之水。勝黃連數錢。予習聞之。而未經目。見昨在都

門。吳侍御翼生自蜀中攜來者。予亦未及索看。煥章處亦有一條。襲而藏之。苦不甚佳。以其形稍大耳。茲一寓目。他日舉以示人。不為塗說矣。

煥章談江陵形勝往跡。亦略知其概。云荆江西上。有萬人隄。最為險要。若掘此隄。則荆人皆魚鱉矣。昔曾有人以此說進。三桂三桂惜此百萬生靈而不用也。予為沈吟感歎者久之。

予以小時多事。手未肯認筆。故艱於拈弄。學者若欲筆墨成章。須一二年苦功。眠食於此。他日自能操縱如意。橫視一世矣。若其中之提挈綱領。批隙道窾。予雖不能而知之。無有復過於予者矣。

近人文字。目中所見者。惟燕峰暨易堂耳。燕峰孤立。未見有與唱酬者。易堂文雅。邱邦士集予未見。然當推躬菴為第一。莽蒼浩瀚。有大氣以舉之。南宋以來。未之多見也。

涵齋言。大人託賴等奉 旨至貴州。審黎平府高岡土司金倒一案。即將黎平府知府張澂。城守副將侯奇。立刻處斬。更有武弁三四員。問絞監候處決。蓋大人已奉嚴 旨而出也。總督范承勛。降四級調用。巡撫衛既齊革職。復 旨。後更命部議。衛

既齊擬斬奉。旨着解來京更議。蓋自三藩平後。今上於諸土司加意撫卹。以反平西之所為也。

汪杲叔徽人。名闢。字尹子。一字東陽。以篆刻游於婁東。得錢隨手散盡。不事家人。生。卒。終於玉峰。其學原本秦漢。雜以宋元章法。何雪漁而後。亦近代之傑出者。

張未園名理。嘉定人。黃陶菴先生之門人。未園稍豐於財。嘗齋三百金。衣錦繡。泛舟金陵。收古書籍。滿載而返。中流舟漏。以襟袖拭之。通身淋漓。漏猶不止。遂仰卧於漏所。以背抵之。舟得近岸。艫之而行。前輩風流。今猶溢人齒頰也。

再生和上。初名澄如。嘉定人。精修苦行。常食淡。刺血寫經。因出血過多昏去。百日後復活。故易今號崑邑之新漾江東。有長者王國良。豐於財。其子病瘵垂斃。長者入城。完官稅。日暮出城。以子故。必欲抵舍。至江干。為渡船所苦。遂露宿江畔。天明始得渡。歸而子死久矣。長者恨子死不得一見也。遂發願於新漾江造橋。以便往來之利。涉先出三百金。造木橋一座。又念不能經久。若石橋則非巨萬不可。長者即披難為僧。法號萬圓。以募橋工。自任。往見石奇和上。和上以其老而易之。曰。若要石橋成。須是再生來。長者歸。鳩工經始。未辦而卒。時再生在瑞光為化頭。偶至崑山。有杜居士知

其事謂再生曰。石橋之讖。是再生來。今師法號。適符此記。詎非橋工待師而成乎。師遂發願。以橋工為己任。初然一指。繼然一指。橋工已就半矣。值康熙十四年。吳中大水時。既誣於財。而謗言復沸。橋工幾於中輟。蓋渡船之人。恨橋成而廢其業。故散布流言以阻之。再生遂抽刀於縣前。斷左臂。血流如注。起走數武。復回故處。血暈而仆。衆善信延名醫。以萬金良藥敷之。血止。得不死。徐果亭知之。為募之於募撫軍暨縣令。皆出貲倡首。而橋工次第告成。今惟石闌碑亭未完耳。嗚呼。觀和上之所為。知有衆生耳。視喪其臂。猶折槁枝也。今世之高談性命。傳佛心宗者。固不乏人。而爭名競利。有甚於販夫屠沽。乃自以為真善知識矣。悲夫。

辛未春。予寓薦巖寺中。狂風怒號。雨如覆盆。靜坐無聊。無端忽念諸故人。死已過半。今日之存者。如深秋敗葉。零落蕭條。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余已置身妻子兄弟之外。所恃以為性命者。惟朋友耳。乃所遇又復如此。斯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矣。中年以來。苦多忘失。庚午孟夏。始有日記。又錄友譜一帙。記丁卯入都以來之新相知。大都有三百餘人。而丙寅以前。丙午以後。所交四方之士。其間事關性情學問。振古今而軒天地。雖海枯石爛。精神不可磨滅。若夫杯酒言歡。意氣推許。雖實繁

有徒亦記一不識十矣。每思追錄存沒諸友姓氏錄成一卷置之座右。暇時偶一披閱。其性情意思之所在。歷歷見之目前。以代把晤。年來奔走風塵。略無寧晷。今雨窗獨坐。無客無書。遂取筆研。游神往昔。見二十年來袞袞諸公。去來我前。如野馬塵埃之奔馳於窗隙也。人人有此一種境界。但未一靜觀耳。盡一日心力。憶得三百餘人。草錄一紙。他日有觸緒而來者。可以續入。亦非何劉沈謝矣。

偶念小雅綿蠻章。因念螻螻巢於深樹。不過一枝。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矣。吾將止於斯乎。進而觀之。天人上下之間。未嘗有一息之或止也。草木不止於地也。鳥獸不止於草木也。人不止於禽獸也。何也。草木若止於地。胡為乎說甲而蒙芽也。鳥獸若止於草木。胡不樹根於土而走陸飛空也。人若止於禽獸。胡為乎不披毛而戴角也。由此觀之。則天固不止於人矣。天之不止於人。猶氣之不居於水下。而火之不伏於地中也。氣居水下。必泡而起。火伏地中。必奮而出。天不止於地。故必學以求通也。聖人因是。故天池為鵬之所止。而王畿為民之所止也。至矣哉。大學之言曰。止於至善。噫。微至善。吾將誰止焉。

追憶往昔。念四十年以來。惟學問一事。冷暖自知。餘皆蜚螻耳。語云。鑑於水不若鑑

於人。予曰：鑑於人不若鑑於己也。又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鑿。予曰：前步之躓，即後步之戒也。取譬莫近於此矣。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知今之所是者，非四十九年之非乎？雖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夫惟此一為無過之地。故曰：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淵乎微乎，吾將語誰。

趙鄰初言無錫秦留仙之弟，號赤仙，有奴子七人。於甲子年，五人同謀，手刃其主。肢體零落，五人皆逃。一顛死於水中，一死於廁，餘三人者，次第擒獲。時值捕獲法寶，閉城門者四日，而翠華北來，錫人凶懼，奉旨。三人凌遲處死，刑畢，刑人之橋已拔置室中矣。其夜忽自起立，如人相杵而行，蓋者然。下築於地，周行室中，五日夜而後仆。室中之甃皆糜碎如粉，亦千古未有之大異也。抑五人之死皆冤乎？而實非冤。鄰初言予聞之，其甥當必不繆也。他日至梁谿，當詢之秦維生也。

鄰初又言：秦赤仙有異相，性竒淫，棄其內而狎比頑童，故及於難。七人皆其所寵也。以千金買寶刀二，一挂牀頭，一置枕畔。時執以自舞，後奴即取此以弑其主焉。有女一人，聰慧絕倫，適陸氏。陸氏豐於財，其夫之文章書法，威儀言辭，皆婦自教之，才能為梁谿之冠云。

辛未之春。予至玉峰。診立齋先生之脈。頗異於常時。蓋立齋本六陽脈。加平人一倍有餘。始得其平。少弱即病矣。今脈如常人而少弱。其病可知。惟左關一部獨旺。其病在肝。余為之書一方。用乳金丹以調胸膈之血。二陳湯以豁其痰。鈎藤以平其肝。黃連以清其熱。硃砂黑鉛以隊其逆。淡秋石以開其關。疾其有瘳乎。

立齋先生始患隔食。繼復嘔血。紅黑相間。舉家惶如也。余曰。公肝脈獨旺。食膈不下。皆此物為之祟。黑者瘀血。紅者新血也。瘀者不可留。新者不可吐。一日諸醫磨集。共議一方。平安耳。用石斛阿膠丹參等。余竊意立齋久鬱。肝脈不平。且見隔症。適又吐血。則其胸中必多瘀積。法當用升麻紅花。盡吐其胸中之瘀血。瘀盡自愈。否則用九蒸大黃為丸。徐徐服之。而愈少遲也。富貴人惟喜溫補。聞用此等法。公大驚異。雖盧扁當前。亦不聽信。予亦無如之何也。

與吳修齡論業字之義。業乃鐘磬簏上橫木。如鋸齒者是也。

吳修齡先生論聲音之道。頗為有見。深以守溫字母劉鑑門法為非。以二合翻切。收盡諸法。立二十四條。以盡諧聲之變。亦可謂振古人豪矣。然以二合為局狹門。乃實不知二合之奧理。以諧聲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實無異於劉鑑。若取其書刪之。附子

音韻書後亦可備中華翻切之一法。其言曰：聖人言治平之道，必本之身。審聲之士，顧可外其身以求用乎？作聲有鼻、腭、喉、舌、齒、唇之六體，竭耳目以自審六體所作之聲，可以纖微不混。其法有二：曰二合，曰翻切。二合乃佛法秘密中事，字聲之晦昧者，合兩字之聲為一聲以顯之，最為親切。如多翁合成東字也。翻切大同而小異，翻之多者有二十餘聲，切聲有二百之外，以摩盪之法行之，可得翻切千數。如多翻宗切，登翻翁切，都翻風切，東字二合。如以父母求其人，必無第二翻切。如以兄弟求其人，或妻妾求其人，不能不多也。與二合同條而稍異者，又有切身之法，乃譯場中所立。有東字乃可合多翁二字以顯之，并無東字，將何以顯？於是切身之法生焉。合二字之聲以為聲，即合二字之形以為字也。如丁也為地，丁可為何是也。翻切為震旦之法，顏之推以為三國時孫炎所作。見王肅傳中近日顧炎武以為左傳之鞠窮為弓，句瀆為穀，已是翻切，皆未窮源。說文萬言，諧聲者八千，其中自成聲者十之一，餘九皆以翻切得聲者也。苟無翻切，字內但有二千字，何以周用八千字中，諧本聲諧四聲諧翻聲諧切聲輩。凡有二十四條，朗然可據，此豈先有字後立聲乎？翻切必出於始制文字者，形聲一時所就耳。東漢為殤帝諱，改隆慮為林慮，隆林一翻故也。周易兼義及洛

誥釋文皆言馬鄭已有翻切而未盛行。其曰孫炎就所見者言之耳。炎書不傳而所立翻切之名最為精當。昔人之丁顛寅言雖未成書翻法甚密。六朝人能通翻語。史冊載之。唐高宗有通乾天窮之避。李陽冰云。臬不從自得聲。從臲省也。德宗時有任饒調甜珍張藥鑑之翻皆灼然不謬。守溫作字母三十有六。翻法遂壞。後人著述如林皆醉以狂泉者也。又有言翻即切切即翻者。夫既即一多翁翁多皆可得東邪。天地即一陰陽即一。人物皆廢失矣。梓人作博子先作長條乃為方塊。長條翻也。切則截之為方塊也。此豈有難解者而憤憤至此乎。二合立體為本。翻切旁通為用。無二合則無以質翻切之錯誤。然二合本能生一切諸聲而不能自生其聲。藉翻切以授出之。又二合雖得一字之真聲而不旁通諸字。得翻切乃可旁通也。二合翻切二法猶有不能顯之聲不得已而用四聲四呼陰陽切聲四法以助之。十得八九。不知昔之居然自任者何故。二合切身佛家綱要絕非僻書也。儒生不知神珙守溫清泉佛弟子而茫然誠不可解。平論昔人著述孫愐翻切雖不縝密猶能傳近似之聲。有功斯道。四呼束於字母。破碎汨亂而能顯撮口字聲門法為字母四呼所夾束進而愈窮。然其局狹音和闔合於二合翻切。惟守溫蠹爾一物。所立字母一母兼三四翻之

聲誤殺後人。直當投溷者也。夫聲發於形。不關心事。心有智愚。形無凡聖。列子云。聖人廢心而用形。知此則收監之審聲。與孔孟等矣。又曰。孫叔然翻切之書失傳。唐有孫勛之唐韻。守溫之三十六字母。何人之四呼。劉鑑之門法。餘如司馬君實。清泉韓孝彥。著述紛然。要不出於四家。孫恂不知翻經切緯之意。廣收雜物。金矢一囊。四呼如盲人摸象。僅得一肢。以為全體。而所得者。是真非贗。門法如唐肅代之朝。行間非無李郭。不能專任。使與七節度為等夷。令出多門。終至相州之敗。至於守溫。直是無知妄作。貽毒後人而已。予謂先生之論。局狹音和二門。二合翻切之說。暨評論昔人。皆精微確當。有功聲韻。先生亦嘗自負。誇予曰。諧聲之道。蒼帝而後。直至小生。獨是於二合之說。猶未能心知其事也。先生雖發悟於華嚴字母。而金剛頂大海陀羅尼暨涅槃十四首。未嘗寓目。於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含。況三合以上乎。蓋先生於天竺陀羅尼。太西蠟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諸書。皆未究心。其所為聲韻者。特震旦一隅之學耳。若其合翻切於諧聲。實發前人所未發。而列門過多。失同劉鑑。使蒼帝本意如此。亦可謂漫無紀綱者矣。

修齡有自著書三十餘卷。紀流寇事甚詳。半藏家塾。半在潘次耕處。

陳青來執費於子。問為學之方。子言為學先須開拓其心胸。務令識見廣濶。為第一義。次則於古今興廢沿革禮樂兵農之故。一一淹貫。心知其事。庶不愧於讀書。若夫尋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謂雕蟲之技。壯夫恥為者也。

與青來言趙寒山草篆。予之惡草篆者。非惡寒山之草篆。惡今人之學寒山者耳。若寒山者。所謂從容於法度之中。故能變化於規矩之外。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玉筋。執筆輒擬寒山。所謂學邯鄲之步。未有不失其故者也。

人有不由楷法。竟學草者乎。無有也。篆籀何反不然邪。辛未夏。諸商人聞江北旱。蝗相繼爭糴米而東。舳舻首尾相銜。蔽江而下。漢江之間。米價日增。而江南依然如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反貴為賤。翻賤成貴。甚矣白圭計然之術。不可不講也。

姜西溟有端研一方。長五寸。濶四寸。式製古樸。絕愛之。予昔亦甚賞鑑。近為顧華峰醉後使酒所碎。雖以膠漆附會之。非完璧也。西溟言及。氣猶填塞胸臆也。西溟又言舊有一硯。乃天然石子。十倍於此。乃為某人竊去。貧士一佳硯。亦不易蓄。可憐哉。

余前閱客座贊語。標云。遊園居士撰。皆記金陵事。余意遊園必金陵前輩也。問之黃子邵。果出顧陵初手。陵初本姓張。尊公諱國輔。嘉靖中甲科。官太守。陵初名起。元戊。

成會元鼎甲。有文名。故其書多可觀。

南潯朱相公。有大事記大政記二書。舊已有版。莊氏因此以成明史。賈禍者也。更有續大事記三卷。皆逆案以來事。南潯與蒲州交好。蒲州當國時。一一錄記以成此書。更有列傳數千紙。皆未流布。南潯之孫與陶子師交好。已許借鈔矣。明史又獲此秘本。不啻貧兒忽發覆藏也。

顧景范家有書。曰三朝紀略。紀泰昌天啟崇禎也。未知出何人手。言記載甚詳。子師言諸省志書。多有紀其地之時事者。皆當采出以備參攷。今廣東通志後一卷。已經割出。余取而觀之。果皆諸書之所未載者。年來郡縣諸志。汗牛充棟。聚於東海。乃無一人能發此竅。徧為搜出。今已不及。可惜也。

西溟言家藏寶晉齋帖二十卷。甚佳。余向所見只十卷耳。

者觀光。以坤五對漳浦索宣紙百幅。草出閩人浙以來之詩文。以半寄坤五。半贈對揚。又畫巨松一幅。後人刻其原書於池州。復有棠刻之於浙江者。名大滌函書。又台倪鴻寶劉念臺陳卧子集為一部。

東山翁式金。同一少年來會子師。曰路同文。名燦。詢之則路文貞之曾孫也。文貞名

振飛字見白。廣平曲周人。明季總督漕運於淮安。弘光朝。公奉太夫人避居吳。而南都已不守矣。遂卜居洞庭之東山。有家丁三百人。一方賴以保障。鄉人至今德之。乙酉。思文即位於福州。召公為左都御史。丙戌三月。駕幸延平。公居守建寧。進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八月。仙霞關陷。上蒼皇西幸。命公以文淵閣印視師安關。公趨赴延平。遂與乘輿相失。航海走廣州。廣州復陷。依國姓於廈門。造隆武四年。歷用文淵印頒行。戊子六月。永曆御極於端州。手詔召公。公力疾赴命。三年己丑四月。道卒於順德。享年六十。贈太傅。謚文貞。陰一子中書舍人。夫人王氏。守太夫人喪於吳。公之喪。至自粵。一慟嘔血。踰月遂不起。己亥十一月也。合葬於東山法海塢中。男三人。長中書舍人澤溥。字蘇生。次中書舍人澤淳。戊戌省墓卒。次澤濃。奉思文詔。改名太平。孫五人。長玄齡。後改玄鼎。澤溥子也。同文乃玄鼎之孫云。

次宣言。具昔年阻風江上。邂逅土人趙茂先者。因主其家。其所居地屬鎮江府。與焦山相值。名大港鎮。有山曰圖。半出江岸。其始乃宋藝祖之後。南渡後。一人居此。後成巨族。今已二萬餘丁矣。有總祠一人。族長八人。職之。舉族人之聰明正直者四人為評事。復有職勾攝行杖之役者亦八人。祠有祠長。房有房長。族人有訟。不鳴之官而

鳴之祠。評事議之。族長判之。行杖者決之。有干名教犯倫理者。縛而沈之江中。以呈官。無不厭衆心者。後有族人與他姓訐訟。族長請之於官。判決明允。官民皆服。後遂以為常。余嘗謂聖人之治天下。自宗法始。宗法不立。民事日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余別有專書論其事。今聞趙氏之風。益自信其不謬矣。茂先之父。魁梧奇偉。長七尺餘。日飲酒四五十斤。以為常。家貲八千金。以飲盡。自言終身曾有二更不飲酒。以病故耳。鼎革之後。常泛巨舟。往來海上。曾遭風飄至一島。聞無居人。見有石橋。壯麗瓌瑋。橋上置一銅盤。徑可二三丈。復有一亭。範銅為之。有人云。名乘仙島。橋乃秦始皇所築。以望安期生者。不知何據。當更攷之。後又遇風。飄泊既久。時值昏黑。吹入一港中。而帆檣數丈。戛戛有聲。若與物相觸者。舟亦止而不行矣。迨明視之。舟在山岸石洞中。檣之有聲者。石礙之也。其洞石下垂者。五色陸離。玲瓏萬狀。水皆紺碧。色奇花異草。徧滿山谷。不可名目。後復往求之。不復見矣。

金陵人林六牛。仲雲姪。婿玉工也。其人多巧思。工琢玉。言製珠之法甚精。碾車渠為珠形。置大蚌中。養之池內。久則成珠。但開蚌口法。未得其要耳。舊法用碎珠為末。以烏菱角殼煎膏為丸。納蚌腹中。久自成珠。此用車渠較為勝之。

張東昇言。有鹽城人韓震。字雷門。自言昌黎之後。能作一丈二尺大字。

鄰初言余淡心所著。有汗青餘語。部帙甚廣。皆記明末黨局事。此書當極力求之。鄰初誦修齡自序文一聯云。偷糜易盡。終磨海島之頭。側理若窮。願寫彭城之背。上聯不審所出。晤修齡時問之。

武曾述閩撫張儀山義僕事。武曾向館於儀山。故知之甚詳。儀山有世僕李國華。待之厚。而樸素無異寒士家人。儀山有別業在紹興。使往守之。與鄉紳沈姓者同居。沈宦得罪於鄉人。鄉人毀其居。并及李氏。遂復歸於閩。儀山罷官後。憐其忠。除其籍。使為民國華服役如故。及將入都。使先於浦城具舟楫。州縣官以其罷任。甚怠其事。國華忿曰。主人數萬之貲。皆為它人賠累。待人如此。而獲此報。天道焉在。且未出境。人已蔑之。余不忍見也。遂四日不食。人勸之不應也。一夜於鷓首旌竿。自縊而死。儀山至浦城。撫其尸。慟哭而殮之。予謂儀山之僕。賢於程公之客矣。既脫籍為良民。方有飛鳥出籠。困鱗縱壑之樂。乃能捨其生以報主。以媿天下之負恩者。尤人情之所難也。相與感歎久之。

伊在言童西爽。嘗為予作畫冊二十八副。藏之久矣。昨聞其凶問。遽命裝裱之。廣陵

散於今絕矣。遂出二冊以視予。幅幅精妙絕倫。惜尚無人題跋耳。猶憶丁卯春。予將北上。西爽為予作畫屏一曲。予向苦圖本草者。不得其真。學者案圖而索。茫如也。因謂先生曰。予南歸。取本草所載草木魚蟲。請先生圖之。彙為一冊。天下之偉觀止此矣。西爽亦慨然許之。予南歸而西爽死矣。天也。

猶憶亡友王寅旭嘗為予言天元曆理一書。嗤其妄誕。且曰。曾見有開方者。自中心開至四面者乎。此千古未有之奇也。後於朱姓菴坐上見之。其純繆實甚。真無知妄作也。大東先生松坪之祖。深有得於西學。曾譯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小測全義三書。皆世所未有者。幾何原本有十二卷。徐立扈所譯者。只前六卷耳。幾則備矣。體未之及也。原本推論其理。作用全未之及。即幾何要法四卷。刻之於崇禎曆書。只取有關於曆者。大測二卷。割圓八綫之本也。若三角形銳角鈍角諸測法。未之有也。余聞松坪有此三書。如獲異寶。松坪許予已三年矣。當力索之。

與熊占論三禮。頗有入微語。其言曰。出繼之子。惟降弟兄弟姊妹之服。以儀禮為證。不當并降伯叔諸姑之服。知家禮之非。皆確當不易。以所著譯書及諸經論。出以示余。予讀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歎其能發古之所未發也。

熊占又論今人稱庶祖母之非。經有明文曰：祖庶母。置庶字於母上，以別於祖母也。若置庶字於祖上，是別庶祖於祖矣。天下安有所謂庶祖者哉？予聞而甚樂之。為之解頤。

西溟出晉唐小楷一冊視予，則宋搨樂毅論破邪論也。余見宋搨多矣，破邪推此本為第一。乃嘉定程孟陽所收藏者。孟陽西溟皆有題跋。

孟陽題樂毅論云：平生見樂毅論二善本，一為崑山張氏物，其一汪象武所藏。今在方李康家。後十三行浴神賦及東方像贊皆精妙，偶從都下購得此本。又兼黃庭曹娥可以樂之忘老矣。壬戌正月，偈菴老人書。

孟陽題破邪論云：小楷帖世所傳模而已，其筋骨神彩非真舊本，遂無由見，以故識真者愈少。若唐書中破邪論，似此搨，平生未一二見也。偈菴老人書。

西溟跋云：樂毅論是右軍書付官奴者，正是王氏家法。故舊推楷書第一。予家藏宋搨寶晉齋所刻最善。此本差可伯仲。永興破邪論亦舊本。此二帖皆程孟陽所收。程不以書名，其風流故足重也。

又云：右軍之書樂毅勁筆偏多，而婉麗不乏。永興破邪變為險峭，筋多肉少。此晉唐

之分界也。若不善學之，便墮。近來王雅宜一種惡道矣。此臨池家所以貴於運腕運腕得法，下筆自無枯朽之病。隱人甲子清明第二日又識。

西溟出手卷二。一明祝枝山離騷經墨跡。一宋搨定武本蘭亭。離騷經純本章草。其結構轉換，多得之孫過庭書譜。西溟以為似藏真。聞余言深以為然。自始至終二十餘言，無一筆溢出規矩之外。絕無平日狂怪怒張之態。非此卷幾不識枝山本領矣。允明自跋小楷佳絕。跋云：東國紙，此佳品。其筆亦甚好。予有而失之。使用此寫，不啻尚可觀也。兩美難合。騷中語亦世事人情。丙戌佚老堂記六十七歲祝允明。

王雅宜跋云：山居雨雪，長林風吼，塞堦擁爐，紙窗明映。但聞竹樹淅瀝，寒鳥悲哀。茗筍時薦，展枝山翁離騷經，快讀數次，真覺太古以前人也。壬辰仲冬廿又三日，雅宜道人王寵識。

又一跋云：予向藏祝京兆書二卷，一用金粟牋書古詩十九首，用筆模大令，一為此卷。其運用處，少有不同。要之皆本章草，誠臨池之神品。伯兄蘄令偁賞之極謹。各藏其一，以誌同好。乙未孟冬前二日，弟彥暉敬誌。

西溟跋云：此書雖本章草，其結構之法，多得之藏真。余所見枝山十九首，真跡遠不

如此脫盡蹊徑。獨造天然。明一代書法。推枝山第一。此帖又枝山第一。乙丑六月。因暑展玩終卷。遂記之。

其宋搨定武本蘭亭卷。有高麗國庫收藏印。前有唐蕭翼僧辨才象。書非子昂。而印皆松雪。結構雖佳。六衣褶皆用細筆勾畫。絕非文敏筆意。此卷本秦辛纘先世家藏。後有人以重價購求。獻之成容若。而此本石刻。則藏西溟家。西溟於成容若齋中見此卷。言及容若。遂舉以相贈。辛纘云。松雪圖後。尚有董宗伯跋一紙。不知何故割去。予曰。此不難解。割此真跡。裝入他贗卷矣。辛纘亦跋一紙。文甚長。後跋亦多。俱不及錄矣。王子秀言。昔聞薄子珏曾製一鏡。能返照梳竿斗中鳥雀。歷歷可數。凡物之在高在深。非有蓋覆者。皆可照見。余思之。不能驟通其故。必於一處攝光返映。如蜃樓之現於海氣中然。但其製器之方。尚大費思索耳。

許激雲楓江人。豪傑士。能詩。向與崔兔牀輩往還。其人可知。在金陵與諸游俠同寓。有相士密語激雲曰。我觀諸少年。皆當過鐵者也。公胡久與處耶。激雲不解。所謂曰。頭臨白刃。非過鐵而何。激雲懼而辭歸。諸少年果皆朱光燦黨。以此得免。過鐵二字甚新奇。其金陵詩數聯云。端門有店堪沽酒。內殿無牆好種田。又云。耆老盡參新幕。

府野人還避舊宮門。又云。若向西山問遺老。依稀只說舊吳宮。又云。南去婦輕鸞鳳。佩北來人重虎狼皮。又云。自束弓刀看虎去。卻驚車馬載鸞來。似此數聯。中原老成。尚不易得也。當覓其全帙讀之。

顧昞。滋梁溪人。與其弟恒修。蕭嘉猷。譚洪舟。黃斐然。武進章我仁。吳斗文。宜興謝弼臣。蔣景文。靖江朱式屏輩。同究性命之學。昞滋弼臣。曾受學於宜興湯世調先生。先生諱之珂。讀高忠憲遺書。悟其微旨。潛修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常州金廓明先生師事之。廓明別號闇齋。住靖江縣。世調先生去世。昞滋輩遂以闇齋為師。講東林之學。以默認天理為宗旨。主靜存養為工夫。常結社靜坐。宗夏於庚午中秋。嘗就之問學。稼躬亦與偕焉。昞滋為之結七日之期。教其默坐體認。宗夏恍惚有得。稼躬坐久成勞。因之致疾。自予南歸。宗夏隨予奔馳。曾無晷刻暇。前之所得。已成唐喪。昞滋適日。復於錫山建學舍一區。約諸同志共修靜功。余謂昞滋正人傑也。當此時。士之為學者。名聞耳。詞章而外。不復有學。乃昞滋獨能以身心性命之故。闇然自修。且能捐重貲。築學舍以待同人。誠斯世之祥麟威鳳也。

婁勝功有姪。清初在李定國營中。曾至緬國哇哇城。余問以往事。及城中風土。恨其

人愚。言之不甚了了。地多番僧精舍。滿貯梵書貝葉。永明入緬。晉藩兵駐孟坑。其地人居。以板為之。上大下小。如椀竿之斗然。

康甲夫有恙。諸公子皆病痲症。從者亦莫能興。湖南人多此症病。痲忌食魚。并家人皆不得食魚。病者不得見魚。若犯忌。則他日必復病。更忌韭。誤食韭。他日必發九次。此理之不可解者。

揭昭儀曾客交趾。余問以其地之風土。云安南與交趾。今分二國。安南王。今交趾之婿也。地產象。以象為陳。善火攻。交鎗為天下最。然其人柔弱。不堪用也。又曰。臺灣地向有大肚禮嘉二種番人。鄭芝龍始開其地。後紅毛國假於鄭氏。以開市。國姓以金門。廈門逼近內地。恐不能守。遂復取臺灣以建國。余今日始知臺灣為芝龍所開。當更政之於楊涵齋也。

壬申夏。紫庭失馬。適某處捕盜同知被盜。予笑曰。司馬失馬。捕盜被盜。

偶同紫庭攷青綠出處。案本草。有空青。曾青。綠青。扁青。石膽。五條。予以法製鍊之。皆可成精銅。幾能亂金也。

空青。楊梅青也。別錄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嵩山有銅處。銅精薰則生空青。其腹中空。

能化銅鐵錫作金。弘景曰：越舊屬益州。益州諸郡無復有。恐久不采之故也。今出銅官者，色最鮮深。出始興者勿如。涼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恭曰：出銅處兼有諸青。但空青為難得。今出蔚州、蘭州、宣州、梓州。宣州者最好。塊段細。時有腹中空者。蔚州、蘭州者，片塊大，色極深，無空腹者。藏器曰：銅之精華，大者即空綠，小者即空青也。宗奭曰：真宗嘗詔取空青中有水者，久而方得。其楊梅青，信州穴山而取，極難得。庚辛玉冊云：產上饒，似鐘乳者佳。大片含紫色，有光彩。次出蜀嚴道及代北山。生金坎中，生生不已，為青為口丹。有如拳大及卵形者，中空有水如油。治盲立效。出銅坑者亦佳。又有楊梅青、石青，皆是一體，而氣有精粗。造化指南曰：曹空二青，乃石綠之得道者。均謂之鑪。李時珍曰：方家以藥塗銅物，生青刮下，偽作空青者。終是銅青，非石綠之得道者也。劉繼莊曰：予昔在杭，遇一滿洲老人，雙目皆瞽。藥不能立時奏效。有貨空青者，索價頗高，甚言其效。滿洲人信之，酬以重價，將用之矣。始問之，予曰：此物生銅坑中，必銅精也。銅性能伐肝，有餘之症，自無不愈。今公年老而症俱虛，當用溫補之品。若用此，恐無益有損。聞予言，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點右目。效則遂用之一夜，大痛無口，目睛爆破。始悔不用予言，而猶賴予獲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肝滋

陰之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學者不可不知也。予有一法。曰假空青。用古鏡一圓。以
硃沙砥石等分為末。水調塗鏡背。上如錢。上以甕碗覆之。埋入土中。尺許。必在人走路
之下。月餘。取起。則鏡蝕成一窩。中包青綠水少許。用之與空青無異也。何必重價購
求石中之水哉。余意此石以法製練得銅必多。然未之試也。

曾青。別錄曰。生蜀中山谷及越雋。昔曰。生蜀郡石山。其山有銅處。曾青出其陽。青者
銅之精。弘景曰。今銅官無曾青。惟出始興。恭曰。出蔚州者好。鄂州者次之。時珍曰。但
出銅處。年古即生。形如黃連相綴。又如蚯蚓屎。方楞。色深如波斯青黛。層層而生。打
之如金聲者為真。造化指南云。曾青生銅鑛中。乃石綠之得道者。劉繼莊曰。此物予
未之見。蓋亦石青類也。造化指南。以此等為石綠之得道者。其言怪誕殊可笑。見之
令人噴飯。而時珍亦為此言何邪。

綠青即石綠。亦曰大綠。別錄曰。生山之陰穴中。頌曰。本經次空青條。上云生益州山
谷。及越雋山有銅處。此物當是生箕山之陰爾。今出韶州信州。時珍曰。石綠生銅坑
中。乃銅之祖氣也。今人呼為大綠。范成大桂海志云。石綠銅之苗也。出廣西古江有
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一種脆爛如碎土。名泥綠。品最下。劉繼莊曰。石綠以

法製鍊每兩得銅五錢如金。今丹家每以此誑人。不知此即取鑛法也。扁青即石青。一曰大青。別錄云。生朱厓山谷。武都朱提。弘景曰。朱提音殊。是在南海中。普曰。生蜀郡。恭曰。此即綠青也。朱崖以南。及林邑扶南舶上來者。形塊如拳。大武昌者。片塊小而色更佳。簡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而色淺。時珍曰。蘇恭言即綠青。非也。今之石青是矣。楚蜀諸處亦有之。而今貨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種種不同。而回青尤貴。本草所載扁青曾青碧青白青。皆具類耳。劉繼莊曰。真老坑佛頭青。以法製鍊。每兩可得真赤金二三錢。然真者不易得也。

石膽即膽礬。別錄云。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間。或羌里句青山。恭曰。此物出銅處有之。出蒲州虞鄉縣東亭谷窟。及薛集窟中。頌曰。今惟信州鉛山縣有之。生於銅坑中。采得煎鍊而成。又有自然生者。尤為珍貴。李時珍曰。石膽出蒲州山穴中。鴨嘴色者為上。出羌里者色少黑。次之。信州又次之。沈括筆談。載鉛山有苦泉。流為澗。挹水熬之。則成膽礬。所熬之釜。久亦化為銅也。劉繼莊曰。膽礬以水銀製之。成精銅。與石綠中所分者無異。若以分石綠法分之。亦得。但甚少。此理予尚未究其微也。

廣陽雜記卷第四終

廣陽雜記卷第五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湘江之源。出粵西陽海山。入柳州。與瀟水合。入衡州。與蒸水合。入沅州。與沅水合。寰宇志稱湘鄉曰上湘。湘潭曰中湘。湘陰曰下湘。

癸酉正月十三日。部議議得原任總河靳輔疏。山東東昌府通判。原管十一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里綿長。不能分身兼顧。今查德州原設有管河州判一員。但德州河道止於一十八里。誠可兼歸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出。添入東昌府。改為下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八州縣衛河道。駐札武城縣。仍以現任通判。改為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唐邑博平臨清館陶六州縣衛河道。駐劄郡城。又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專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八百里。內天津同知。止於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州縣衛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處。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舊責令通判修防挑浚催償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三衛河道。與夫重空漕船。一并分與天津同知專管。修防挑浚催償。至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

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該縣興濟鎮巡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東武城恩縣二縣之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魚臺滕縣二縣之中。故城現隸河間府管河通判專轄。遠住泊頭。沛縣現屬徐州同知專轄。遠住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東昌府下河通判兼轄。將沛縣改隸山東伽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道州縣俱有管河丞簿以專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河南皮吳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條典史帶管。夫典史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鄰近城僻之縣可以不設縣丞。并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豐東明元城滑縣等縣俱可通融裁并。應將冠縣之丞裁去。改為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之縣丞裁去。改為吳橋縣管河縣丞。將南樂縣之縣丞裁去。改為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之丞裁去。改為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為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縣主簿裁去。改為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並長垣縣新滎黃河徙至境內。剏築堤工。俱應歸并各縣之丞。又大名縣亦有衛河。並無專員。應將東明縣縣丞裁去。改為大名縣衛河縣丞專管。而責成之。并內黃濬縣二縣管河縣丞俱

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於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資其東流清運。而修武湯陰二縣。並無專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裁去。改為修武縣丹河縣丞。并河南武涉縣管河縣丞。令懷慶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之丞裁去。改為湯陰縣衛河縣丞。又安陽縣恒水。流入衛河濟運。令該縣縣丞專管疏濬。一并交與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獲嘉淇縣管河縣丞。輝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頗煩。更兼興泰如通四州縣之下河。地方遼濶。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水壩。且又建閘疏通。一切溝洫渠堰。不必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興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幅員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綜理。應與該州州同酌量分管。以期無悞。若夫如臯縣亦無管河專員。查泰興縣僻處空間。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為如臯縣管河縣丞。其通判興化鹽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縣州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令廟灣同知兼轄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俱各因事設立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專員。責成分管。已經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繁多。相應無庸議奉。旨管河官員分調。

調立之處俱照該督題行。

顏乃來堂聯云。明哲保身。醉月高風。杯在手。大夫告老。餐霞舊德。杖於朝。又云。性不因人熱。情能到處流。亦佳。

康熙二十七年。平武昌塘報。六月二十四日。湖廣提督徐治都。督兵馳抵金口。初遇賊擊敗之。隨廣發牌諭。招攜逆黨。二十八日。據陷逆撫標把總沈朝相等五人。密款僱夏包子於五月二十二日。密糾裁兵。乘各官上撫院衙門。蜂擁擒綁。會從撥隨逆總兵楊兆先。統駐蒲圻。共一千四百餘名。約期進勦。請為內應。臣思我兵已搗逆賊肘腋。咸蒲二邑。關係岳常一帶要害。隨給諭密授機宜。屬期速行去後。於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攜楊兆先。并先兵九百餘名投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殺僇。自六月二十四夜擊敗之後。夏達龍窺我兵單。私回武昌。起發戰船。悉兵赴金口。又密期楊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後路。合兵齊犯。臣軍前止有本標官兵二千餘員名。偏撫標兵三百。辰協水師六百。衡協二百。岳州洞庭共二百餘員名。令由岳州一路前進。蒲圻恢復。咸甯縣餘寶慶等營。尚未調到。倏聞此信。惟戒嚴以待。至初二日。逆兵水路之船隻泊金口龍床磯下。達磨亭邊。陸路偽兵撲我營盤。密布山頭。施放鎗炮。自辰至酉。搗

知蒲城已經投誠於戍。刻各處齊發。喊聲震天。攻近各營。被我兵鎗炮弓矢擊死甚衆。初三初四。彼此對放鎗炮。初五日午刻。乘北風順便。又發沙船戰船三十餘隻。由北岸而上。順風放下。施放大炮。陸路大肆猖獗。見我官兵船隻。搶風上迎。水陸嚴整。不敢親迎。又將船隻忽攏磯下。船兵上岸。齊力攻我營盤。臣督率兵將登牆迎敵。殺死逆副將大小首領官數十員。逆兵不計其數。天晚方收兵。停未寸晷。又復攻犯各營。直至初六。晝夜截殺。鎗炮之聲聞四野。又初七月初更時分。乘暴風天黑。大隊齊犯。我兵衝敵數陣。擊退回巢。見今攻打不休。前後接戰六晝夜。官兵不能刻停。臣捐貲賞賚。人人思奮。雖極勞而未見甚疲。臣思此項叛兵。見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敵。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膽。公然四犯。且思在城從叛。原兵無幾。何以有如此之多。審據拿獲逆兵供稱。在城兵丁除撫標幾百名已投誠外。原兵不過三千。兼招來裁兵三四千。以及招募無賴等。合二萬多人。今來金口者。有老本兵三千多人。夾挾新募水陸共八千多人等語。臣查此會接戰。若非撫標官兵。擒獲逆首投獻。則我有手尾之勞矣。云云。

逆以各路漢滿官兵船隻。尚未逼近。惟臣駐札金口。扼彼咽喉。勢所必爭。是以自七

月初二日起。今止旬有餘日。晝夜未曾停刻。臣惟親列行伍。鼓厲官兵。水陸督戰。逆被鎗炮矢石擊死甚衆。我兵傷亡無多。豈逆於十三日五鼓。陸路站隊架梁。直迫我營。水路乘駕戰沙船四十餘隻。順風前來。施放鎗炮。意謂我疲。若水路拚命一戰。以為死中求生之策。臣隨將本標辰協衛協等營。水陸俱分二股。其陸路令一股出營。站梁逆殺。一股暗伏柵內。施放鎗炮矢石。水路船兵一股。搶風上逆。過來勢以便下壓。一股靜泊江岸。密排鎗炮矢石。更番迭出。聯絡水陸。自五鼓鏖戰至酉。逆首施放號煙。陸路約有三千餘衆。一齊奔我木柵。被我鎗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衆。餘逆奔潰。被我站梁官兵掩殺回巢。其水路兵撲我泊岸船。被炮子擊入逆船中。火藥桶內。燒逆沙船二隻。沉四隻。逆衆大敗。

逆自十三日敗後。復調存省兵萬餘。於十五日黎明。乘北風大起。駕沙船四十餘隻。夏包子親領。直至紗帽山對江鯉魚料地方攏岸。臣知其牽制官兵。前去抵敵。乘虛攻我大營狡謀。臣密調中軍。前去會合彼處駐營衛協都司勦殺。去後。移時上游煙起。賊船下奔。臣指揮沿岸及先鋒營。開放戰船鎗炮。打壞沙船二隻。淹死逆兵五百餘名。該將馳至揚都司營。會同密商。案兵休息。俟逆船兵盡數上岸。以便一鼓追擒。

賊果移兵。扛擡攜鎗。率逆眾布作方陣。以為衝我營盤之勢。值大風猛雨。乘彼安置未定。我兵齊力一擁。推毀攜鎗。平踏賊營。鎗炮弓矢。擊死逆兵七百餘人。趕落水。中淹死八百餘名。活擒偽總兵一員。眾官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趕去訖。臣以賊膽已喪。親率水路官兵。合力齊攻。晝夜不休。奮勇奪彼山梁。賊眾如山崩海瀉。奔潰上船。於十六日夜半。水陸逃遁去訖。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龍十六日帶殘兵數百。連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黃岡縣。被民擒赴振武將軍。瓦代軍前磔死。隨從止三人。十八日。偽中軍總兵胡耀乾等。殺妖僧偽軍師大員。赴軍前投誠。武昌平。

張耕煙。嘉興人。雲南江川縣知縣。偽周時。教世子。

闕鶴灘。江川人。進士出家。為道士。被徵。其師兄臨江貢生。於雲龍山出家。四川獄囚黃金玉。安酋之亂。執兵扞賊。守固圍而不去。

程兼。字抑若。號樵髻。黃山人。家繁昌。有栽溪外譜。尤悔菴為之序。

雷如。滿州人。長沙守備。鄭司直嘗授以兵書。夏逢龍之變。鯉里料有功。徐提督薦之。今為貴州黎平府副將。

李希膺字雪村。平西時儒將也。與韓非有齊名。

周少參。陳海槐。廣東蠟丸。皆此二家所製。周賈中土。陳主外夷。

張靖逆。幕客宋適之。周子柔。極言其人。今出家於華山為道士。

施雄山隴州人。在秦州圍城。說偽監道馬口投誠者。技勇絕人。不可一世。翰墨雜藝。

無不通。惟以傲物不合於人。今出家矣。汪天倩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燧。孟陽。李流芳。長蘅。婁堅子柔。唐時升。叔達也。孟陽號松圓。

衡陽鄒統魯。字近野。與王而農先生同登壬午賢書。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舊州合。大渡河穿邊界。千山以合。

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

自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

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洞庭湖所受南北諸水也。又自。

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

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

是而下。則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

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攷者。凡十有三焉。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為平度州。以濰州為濰縣。併昌邑縣隸之。孤樹哀談。閩人趙可與著。

黃性震。字靜庵。漳浦道士。為鄭氏百夫長。投誠後為千夫長。在姚總督麾下。以招劉國軒說姚姚命往探。得其肯綮。顧假口以間之。為致國軒書。誤道臺灣。遂有疑。因說國軒來投誠。

漢陽府。魏晉末為沔口重鎮。蓋漢水入口處。屈完謂楚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魏初定荊州。屯沔陽。復移夏口。晉陶侃為荊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成留漢上。經營襄鄧。趙元鎮上疏。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是也。至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為門戶。曰大別山。三國吳之所守者。禹功磯也。磯之旁為鐵門關。古置戍守。商船鱗集。閩閩外屏。則今之漢口。而蔡店沌口。擬新灘百人磯。亦皆要害。至劉家隔居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荏葦叢密。盜逆竄匿之區。明正德間。邱仁楊清。倡亂於漢川之同塚。嘯聚萬人。立寨沔陽之麻陽。偽稱大玉。臺臣奏聞。以右布政司陳鎬。副使將昇。率漢土兵擒之。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百里。羣盜出沒。截掠商賈。知縣昌應會。率兵

捕之盜拒戰。割應會左耳去。隆慶元年。羣盜白晝入劉家隔市鎮。殺捕盜人役。解其支體。地方團保不敢窺。其猖獗如此。皆防禦當嚴之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尊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所從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黎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釋子。宜從釋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僞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僞者。疑亦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曰。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衡山者是也。今謂之衡山。或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傳流。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邨。相傳以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謂全無據也。越王句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於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為夷。豈直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為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

二百年。已不復名為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為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間。皆夷狄耶。常德萬人傑。其父偽周時守備。後因安插歸常德。以販木在武昌。適夏逢龍之變。授以偽總兵劄。并以偽空數十通。銀數千金。令歸常德。招來誘煽。後武昌平。人傑伏誅。李登周顥沈約陸詞之書。及唐韻。今皆絕傳。宋韻屢易。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最後為平水韻。夫切為源。韻為流。源密流疏。源分流合。今欲為其密者分者。豈可不遵疏者合者乎。度曲須知。亦有見於諧聲之道。為韻所束。遂致支離破碎。豈蹈其覆轍耶。

汪涯字萬頃。漢陽人。賈似道為宣撫時。請為客。元世祖圍武昌。似道乞和。師退。當作露布獻功。涯瞋目曰。啗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何露布為。似道怒。搃殺之。其母聞之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涯有江帆詩及采石獨酌之詠。江帆詩。江帆去去可腸斷。千古萬古越王臺。掃風黃葉晚風定。□□飛盡碧鳥回。平生無成作筆研。萬事不理問樽罍。年年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采石獨酌詩云。欲落不落月在手。百年幾何持釣綸。不知春色萬象表。綠煙漠漠入江濱。天翻地覆有今名。酒醒詩成無可人。向來談笑今黃土。墮泪未了雞司晨。

天童悟赴黃蘗。請上堂云。雙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往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祇

作拋綸擲釣翁。

金粟費隱諱通容。閩之福清縣人。唱水巖詩云。巖上草色肥。巖下水流急。策杖上巖頭。空山人獨立。

吳暢春字梅初。漢陽人。崇禎八年。以吏員為潛山縣天堂寨巡檢。時流賊自河南東。蔓延安廬黃麻間。暢春謂天堂雖小鎮。而北扼舒六。西連英霍。南包桐太。勢為賊所必爭。苟或飄忽突據。且震驚江皖矣。造器械。積糗糧。募勇敢。練鄉兵。結死士。據巖險。誓書衣襟。有誓死報國。負盟天誅之語。史閣部可法。方備兵安慶。心知暢春賢。馳札相慰勞。且曰。賊氛未殄。主上焦勞。凡為臣子。皆當枕戈飲血。共奮同仇。官有崇卑。忠義無兩。暢春益感激自命矣。是年十月。賊來犯乾坎。暢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鬪愈疾。賊欲走金鐘潭。聞路已先斷。始大懼宵遁。乃於明年二月。焚掠英山。以漸近天堂寨。暢春結草千束。深夜舉火為疑兵。賊復驚退。可法又致手書。以寇雖退而必來。新穀既登。正宜預備。且深嘉暢春積糧守險。語諄諄如家人。暢春太息曰。此一腔血。為知己者洒矣。又踰年丁丑正月。勁賊十餘萬。漫入至槎水龍潭。暢春用炮弩力戰。卻之。賊更從播羊嶺。擣查林河。暢春再戰再捷。相持至二月壬午。偵者來言。賊僅七八

十騎可破也。暢春奮往。遇賊於埭口。斬首十七級。然已墮賊圍中矣。丁亥。賊偽以百人誘戰。暢春窮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夾擊。我師且盡。暢春猶力鬪久之。手刃數賊。力屈被執。賊且逼降。暢春大罵。不屈而死。因南蹂太湖。守備趙蔭亦死之。可法聞報。深加悼惜。以其事白。應天巡案御史張萱。萱為請議於朝。命兵部查議。於是尚書楊嗣昌等奏曰。趙蔭以加銜守備。領新兵三百人。去太湖九十里。戰於雞飛灘。勢窮身陷。怒賊自亡。居然壯夫之概也。暢春以卑卑末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死於梅家寨。報國勒銘。征裳遺墨。凜凜烈士之風也。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媿此兩人者多矣。當武宗世宗之時。知縣段豸。王鐵唐。一岑頭目。鍾富等。俱以流賊倭寇。戰亡恤錄。今宜贈趙蔭懷遠將軍。褒暢春本身三等。贈迪功郎安慶府經歷蔭一子。世襲外衛所鎮撫。仍入祠潛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暢春子諸生。卿請於宛城劉太史若宰。作吳梅初傳。

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曰青雲。謬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為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

曰。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宏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賭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攷其相傳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輩矣。以之作配。瀆倫甚矣。案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祁酉已滕臧任荀偃媯。依是也。然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緣秦人焚書。太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是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渾而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立墓起墳。非也。

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為

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杜征南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邱明能無扼腕。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耳。案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之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真。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知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審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於江。浮者沈也。反言之也。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鴟夷。乃墮後人於疑網之中。

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侔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豈是校士。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戌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誤。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曰。七百有餘歲。

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赧王一十六年。當其時。宣云八百歲。而云七百歲。何與。因孟子雜攷他書。知為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歷一周。無疑也。漢皇甫謐曰。武王即位。在乙酉。與所稱己卯。相去六年。予謂從乙酉為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即失紀六年。與口歸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出奔。二相共和聽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統厲王。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四年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百餘歲。信不誣也。

禹貢曰。既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繇。是執於成敗之見耳。案北方尚有繇隄。城郭亦始於繇。當時備水而作。至今因之。繇之功德信遠。然後知舜不宗舜。而禹獨宗繇。繇誠有可郊之理也。

天王天皇攷。 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鑑。鑑出雪峰存義。

巖頭全愈。其雲門法眼二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源。條集傳燈。未識從上碑版。謬收龍潭系於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始。由於

道源百世而下。競起而爭。亦始於傳燈也。張無盡公竊嘗疑之。雪峰迅速。當出馬祖。後得達觀。顯公所獲。卽度使邱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峰為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謬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難歸。此徑山容和上五燈。嚴統之所為作也。然辨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錄矣。不辨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岳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峰答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略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敘明雪竇重顯。為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顯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錄。辨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於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辨清天王。晦巖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紀。載入天王碑銘。現載北藏我字函中。明有少秋聯芳碑記。原載天王於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載天王。黎眉教外別傳。天王係於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巖傳燈世譜。編正天王。吳定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於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花五葉之圖。雲門法眼。詳於天王。王谷正名錄。備悉天王之由。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玄素為元素。歐陽□貶夷陵令。嘗集

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邱元素一首。貞元十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可考也。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僞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灘俱以嚴僞。又如蘇州。因吳殺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山上。人亦僞為胥臺也。吳滅人又僞為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奈何吳人僞胥為蘇。訛孤為姑。後隋平陳。因山名。遂更為蘇州。

邠風曰。無衣無褐。鄭氏云。褐。毛布也。此說非是。褐乃編絮短衣。不黃不皁。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褐為駢。遂云。褐。毛布也。不知褐字從衣。駢字從毛。乃今之斜駢。價貴於苧麻多矣。豈賤者服乎。左傳。輔車相依。林注。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持。故曰相依。唐韓文公詩云。近者尤衰德。左車第一牙。無故脫去。今人不知。直以為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如此之象有八。訟之外。蒙豫隨蠱恒解井。皆於卦名上截句。童蒙初學時。塾師點句。混上。遂以健訟相連。今日頑民好訟者曰。

健訟殊為大謬。

離騷注。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自小至壯至老。但遇生辰。輒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豈不大謬。糊案先師嘗曰。初度謂初生之時。日尚未離初度也。

今人呼私印為圖書。非也。古者圖書書籍。皆有印記。後以印記為圖書。正如豎碑於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無有正之者。自廈門至澎湖七更。自澎湖至臺灣五更。凡十有二更。

海船上司羅盤者曰夥長。置一龕。下鋪細砂。安盤於上。取平。周回置燈。夥長晝夜視之。較之以刻漏。而定方向焉。其水之淺深。泥之顏色。臭味。皆知之。驗之毛髮不爽。一見山。則事在舵工。夥長之任卸矣。

臺灣土蠻。男子皆贅婦家。而從其姓氏。故族貴女而賤男。向也男女皆無衣裳。今女亦以布纏身矣。今臺灣已立學塾。鄉試必舉一人。

臺灣惟有一城。乃紅毛國所築者。臨海畔。俗呼紅毛城。鄭氏向居之。今臺灣府治。不在此城內。

臺灣知府蔣集公家人翁總管。於康熙二十三年。自臺灣歸。過澎湖。遭風折舵。急安檣。檣亦折。遂斫去其桅。割斷蓬索。舟中惟本銃四具。以纜沉之海中。隨風浪飄泊。任其所之耳。凡二十八日。水久竭矣。舟中二百餘人。渴死者四分之一。死者之尸。以檀裹之。從水門投海中。巨魚日俟其下。隨取吞之。慘甚矣。後至一處。見竹木蔥蔥。知有地矣。然未見其人。隨放銃炮以驚之。久之。有象四十餘騎。自叢篁中出。其人言語不通。畫砂為字。則可識。蓋安南國界也。既登岸。則以兵圍之。食以魚飯。館之茅屋中。奏聞國主。然後具舟送至瓊州界。

人初入海舶。必暈眩嘔吐。久亦安之矣。迨震蕩既久。初登平地。反昏昏搖顛。行則顛仆。甚矣慣習之能移人。也能不慎哉。

揚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說文。堪輿。天地之神也。今稱地師為堪輿。非是。

金剛三昧經。失譯人名。附北涼錄。案梁慧皎撰道安傳。有云。自漢魏迄晉。經來實多。而傳譯之師。不言其名。後學追究。莫知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

為經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又隋朝費長房。漢亦有費長房地仙也。先為沙門。周武沙汰反俗。

隋興。文帝詔為翻經學士。開皇十七年。進歷代三寶錄十五卷。於中載金剛三昧經。

是梁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而目錄中為失譯源。今還附入涼世。又如三慧經等。皆標僧佑錄安公涼土異經。今附北涼錄云。考安師入滅於晉孝武大元十年乙酉。明年丙戌。呂光稱後涼。又越十五年辛丑。沮渠蒙遜始稱北涼。今據入涼世。應是涼州張氏稱國時。非必北涼也。又三寶記載。符秦道安亦嘗譯經二十四部。况稱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或即道安法師之所譯與。

又案金剛三昧經有新羅國元曉法師疏。考宋贊寧高僧傳載元曉國師。新羅國人。初與義湘法師發心航海求法。至唐州。抵暮遭雨。宿於土龕間。乃古塚骸骨旁也。已而致疑。恍然悟三界惟心之旨。即還國中。著華嚴疏。大弘員頓教義。一日。新羅國王因夫人腦癭癰腫。巫言應往大國求藥。王即遣使渡海。舟行將半。龍王邀入宮中。曰有三昧金剛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托夫人之病。為增上緣。令持此經。至彼流布。又云。汝去上白國王。當請元曉法師。造疏講演。夫人之疾自愈。使還具陳。王即請法師造疏。曉乃悟是經以本始二覺為宗。白王具角乘。將几案在兩角間。置筆研。始終於牛車造疏。成五卷。夫人之疾果愈。王刻日請曉於黃龍寺演義。又因薄徒盜其疏去。復重錄成三卷。名為略疏。後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傳入中國。後有翻經。

三藏改為論云。宋時覺範禪師林間錄中亦載前事。明萬歷末顯聖澄禪師有注。而華嚴元談宗鏡錄智證傳等皆引用金剛三昧經語。員覺略疏又引東海疏說略見一斑。第全書不可得見矣。又翻譯名義集中載僧道法眼有注。今亦無傳。

天台華頂沙門誅震撰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十二卷。師號仁山。法嗣尉剖公。退居姑蘇天平山白雲禪寺。華頂仁叟自著書目。金剛三昧經通宗記一十二卷。禪宗正傳燈史二十五卷。輯兩土諸祖迄於天童。凡六十七代之傳。各系以表。名宿分化燈史四十卷。輯四祖下法嗣。及六祖下二支五宗尊宿。止於第十五世佛鑑佛眼一輩。凡一百六十四家。濟宗續補燈史一十六卷。輯臨濟十二世至三十世。自東山演及昭覺勤下旁出法系。除徑山杲餘皆指月錄所未載者。凡一十九世。計四百八十四家。三峰燈史八卷。輯三峰鄧山兩世下諸尊宿。共為一編。濟洞燈史續略六卷。輯天童下兩世尊宿。及洞宗先輩。并法嗣世數未詳者。合成一編。法苑獻徵錄五卷。編輯古今尊宿唱明之語。及天童三峰授受事實。并法中先輩交誼。如序跋簡牘書銘筆記法語機緣之類。燈史紀年三卷。校定周昭王甲寅至明崇禎甲申傳燈中攷年紀事。

惕厲本乾九三。古注夕惕若厲句。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惜也。漢書。張竦為陳崇奏。王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元賦。夕惕厲以省謗兮。唐白居易賀雨表。發於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今人亦常用憂勤惕厲。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記貨殖傳。今人以湖廣為三楚。太狹矣。

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今以蘇州為三吳。非。

魏斯趙藉韓虔。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謂之三晉。今山西河南北直三處也。見資治通鑑。今人直以山西為三晉者。非。

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謂之三秦。見史記項羽本紀。今人以陝西為三秦者。非。

詩小雅。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明道。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也。魏文書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今人但用景仰二字者。非。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

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穀梁公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暨諸家傳。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為主。左公穀第以備攷。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人矣。禮記專用陳澥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勦說浮蔓無根誠舉明朝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永樂十二年上在北京應天鄉試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為考試官。至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穎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猶以宮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遜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為左中允賜出身尤為異典。

陽溝有書為羊溝者。崔豹中華古今注曰。羊溝為溝以阻羊之抵觸也。又曰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詳之當是陰陽之陽。蓋潛行地中者曰陰溝。則顯行於地面者為陽

溝矣。周禮春官小史掌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觀此則忌諱二字胡可妄用耶。

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矣。

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今人論兄弟事。多引棠棣為言。而因常誤唐。間有書唐棣者。及攷爾雅諸書。乃知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移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乎。

左傳成公二公。杜注云。不中為之役使。史記始皇本紀。吾全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晉人尤多此語。中字皆作去聲讀。

明季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口世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也。嘉靖中。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議者不舉此以聞於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舊制。原用勛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受人儀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與人柬云。輒有素綢一匹。

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持納。祈笑領之。

掉闔。掉音擺。開也。今書作押謬。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於是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州淮安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南京各衛官與浙直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由是兌漕又變為長運矣。

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張空卷。冒白刃。卷音圈。又音惠。亦作卷。皆訓為弩末。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空卷。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漢書師古注曰。卷丘權反。讀以為權聲之權。大謬。乃至竟有刻作拳字者。

尚書音上。官名與書名。皆當作去聲讀。平聲者誤。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之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在二十一馬韻中。宜與鮮叶。而南都惹作熱之上聲。未有作馬韻

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與氏之音。承紙切。視之音。承豕切。在四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與弟呼。屬去聲。阜隸之阜。造作之造。音與阜同。而讀作去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入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略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弔。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弔卷。或曰弔鈔糧。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為義也。而今預事曰打憂。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卧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筯。張蓋曰打織。屬文起草曰打稟。稟。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於上者曰稟。毆以杖擊也。律有鬪毆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謔。謂曰毆。帳之為言。張也。一曰幃。謂之帳。而呼簿冊紀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持也。資也。下託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票一作慄。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吩咐。勾取於下。其札曰票。疋。正也。音與雅同。詩大疋小疋。用此字。今借為布段之疋。音匹者。分別事辭也。偁。此个。為者个是也。今以偁人之不老實者曰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為休暇之假。音嫁。造假給假。此與本義乖。而用相習者也。

漢制以右為尊。以貶秩為左。遷居高位曰右職。仕諸侯曰左官。陳平以右丞相。避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凡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右文之世。並用此意。自宋設左右僕射。左右諫議。左右正言。明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官。皆尚左。不復以右為尊矣。今人貶官。猶曰左遷。倘尚文。猶曰右文。不合於今。然循習已久。不可變。且亦雅馴。無害於義。

數歷之數。即揚字。古通用。今人稱人居官日久。中外屢踐者。曰數歷。即書歷試諸艱之意。乃見有讀數作剔。或寫數作剔者。何不攷之甚耶。

張端義貴耳集曰。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太元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邵堯夫曰。凡一代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橫庚庚。是也。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字。字書作籒。六書正譌曰。從竹從彘。彘。古巫字。巫主彘。古者以竹代著。會意。

今人稱隱士見用。多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尚事。而不知飛之為非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鸞。非虎非羆。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螭。非熊非羆。為證。然史實無非熊。獨見於此注。杜詩。田獵舊飛熊。孟詩。羆獵。

有非熊。則往往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用飛字者。且熊又安能飛。俗士可笑。一至於此。

今人不知甲字義。而謂令甲即法律。大誤。漢書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也。則令甲為最先之令矣。故江充傳。有令乙騎乘車。可以互證。至於房室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漢謂大世宅甲第。隋唐以來。謂登科目亦曰甲第。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即色黃而味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學舍曰學官。俗謂學宮。非也。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官謂官舍。蓋官者管也。一職立一官。使之典管。故以官舍名官。又劉歆傳。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

今以學作黌宮。其字於古無據。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頽宮。半者象玉之璜也。是黌當為璜字。書雖收黌字。而說文甚辨其非。論字者。當以說文為正。

詩召南。於嗟乎騶虞。宋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

有仁心。故歎美之。其說極是。

安石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揚中立著周官辨疑一卷。以攻安石。

張采曰。周禮冬官之亡。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案冬官所屬。皆應□□畝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滅。蓋戰國時固不可詰。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所亡之書。明初猶有表獻者矣。

謁見師古注。謂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又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即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帖而後見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為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涼。可除胃熱之病。

爾足釋親父之兄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皆學者所當

知而今乃稱父之冢弟為伯叔。兄弟之子曰姪。舛矣。蓋伯仲叔季。冢弟中之次。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又叔兮伯兮。書。仲叔季弟。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則古人稱伯仲叔姪之義也。今父之兄弟。當稱伯父叔父。兄弟之子。當稱猶子。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為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一百斤明矣。案朱昱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此言較近。蓋一爵為升。十爵為斗。百爵為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禮有醢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麩為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臛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蒟醬。晉武帝與山濤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鮑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律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蠟醬。蠶醬。蛤蜊醬。蝦醬。魚醬。珠螺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蟲而切之醃藏者。概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六朝時。呼食為頭。晉元帝謝賜功德靜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

果食一頭一頭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秫田。其性粘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饑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種也。

婁堅字子柔。蘇州府太倉人。書法為三吳第一。嘗曰。董華亭質美而未學者也。

後漢書。梁鴻娶孟光。舉案齊眉。注。以案為古椀字。又漢書霍光傳。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注。已前解為椀矣。

尸子曰。楚人有粥。矛及盾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也。矛盾二字。蓋本之此。

詩。夏屋渠渠。毛注。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與字書以夏屋為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為房屋。謂渠渠為深廣。呂氏巖氏皆從之。今人則通稱房屋為夏屋矣。

唐初。溫大雅撰勅業起居注。後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以編年體為實錄。姚思廉始

撰紀傳三十卷。顯慶初。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劉涓之。楊仁卿。顧胤。接其後。事。復為五卷。龍朔中。敬宗又領史職。所作紀傳。或希時旨。或釋私憾。毀譽多失。其真。後李仁實。牛鳳。及皆有續傳。而鳳及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唐事遂殘。落殆。盡。已而劉知幾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撰之。韋述因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于休烈。令狐峘等。又足之。柳芳又倣編年法。作唐歷四十卷。孟子注。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盡以公輸魯班為一人。□閱太平廣記載魯班。燬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為木鳶。以窺宋城。似兩人。又古樂府。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矣。

案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識音熾。今人讀款。識如見識之識。已謬。而有以器物。形象為款制者。尤謬之謬也。

康熙戊辰年。夏逢龍之變。殉難者。乃湖北巡撫科。糧道葉映榴。松江人。□□□□□□。等諸公耳。其他授偽職者。則有督標中軍傅爾學。受偽職為巡撫。督標左營靳其功。受偽職為糧道。督標右營王相。城守李。□督標前營李。□及撫標沈嘉相。皆受偽

職為總兵。其中惟沈嘉相駢揚兆先于嘉魚首先反正。而王相繼之。其他皆駢首受戮。

夏逢龍於金口敗後。逃至黃岡縣。為生員易為勝所獲。送至將軍瓦代軍前。磔死。其始事於五月二十二日。獲於七月二十二日。僅兩月耳。

夏逢龍倡亂時。以譚以禮為偽東閣大學士。蔡□為偽西閣大學士。以胡耀乾為偽中軍。趙得為偽總兵。鎮守黃州府。漢陽人方□。為漢陽府偽知府。易正印為關防。湖廣提督徐治都。自常德提兵。由西南來。軍駐金口。撤辰州協鎮郭忠孝。忠孝至後二日。盛言金口失地利。不可駐兵。與提督左。遂命駐大均山。提屬出兵屢不利。失二把總。急招忠孝來。忠孝恐失大均。辭得檄而後至。提督見忠孝。涕泣以全軍付之。令其總統。後卒成功。

夷陵鎮總兵嚴弘。自西來。駐兵蔡甸。偏沅將軍馬□。自西南來。荊州將軍噶□。統滿兵由北來。至應城縣。為賊所困。江南將軍瓦□。統兵自東來。未至而賊滅。

史記。始皇本紀曰。夫寒食者利禛褐。漢書貢禹傳。禛褐不完。班彪王命論。思有禛褐之褻。注。禛褐之禛音樹。謂僮監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荀卿淮南諸子亦有

之皆音樹。絕無言短褐者。杜詩顛倒在短褐。應是誤刻。

宋初有內庭日歷樞密院錄送史館。所記不過朝見辭謝而已。景德中始詔王旦楊億等十九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天聖□年詔呂夷簡宋綬陳堯佐等加入真宗朝史。共為一百五十卷。王珪蒲宗孟李清臣又撰英仁兩朝史。為一百二十卷。非寇準而是丁謂。蓋託之神宗詔旨。神宗又使曾鞏合纂五朝國史。曾鞏以憂去。紹興末李燾洪邁始修神哲欽徽四朝史。邁奏四朝諸臣雖貴顯而無事迹可書者。用遷固史劉舍薛澤許昌例。□為列傳。書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後有趙牲之李心傳陳均等書。皆編年也。遼有室昉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耶律巖等所記。金有完顏勗宗弼紇石烈良弼王若虛等所紀。

臚。五刑中去膝蓋骨之名。齊將孫臚為龐涓斷其足。故稱孫臚。其名逸不可攷。臚非名也。黥。墨刑在面之名。漢英布嘗坐法黥人。稱黥布。黥非姓也。今人不察而稱武官有媿臚並黥之語。豈不可笑。

世說曰。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不學也。若以半豹作僂頌語用。似有未安。

周賓所識小篇。曰唐以來六曹尚書各有四司。以本行為頭司。餘為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之類是也。明初亦仍其職。但改本部郎中皆為總部郎中。洪武二十三年。乃改吏部總司曰選部。戶部曰民部。禮部曰儀部。兵部曰司馬。刑部曰憲部。工部曰繕部。二十九年。始定令稱焉。近見南京一儀部郎。為人撰文。自稱曰總部。彼蓋止知禮部之有總部。而不知各部皆有之也。明初官稱。與今異者甚多。余嘗纂為明初官制一卷。

朕音引。目眦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朕為朕。又倒為朕兆。於古無據。

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稱諱。是名諱二字。其別久矣。今問人之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謬矣。

劉繼莊氏廣陽雜記舊題門人黃曰瑚輯者皆刪本德清戴子高藏有足本書仍五卷
視刪本多十之四刪本二卷三卷合為二卷四卷五卷合為三卷節次頗不盡同書中亦間有曰瑚按語然
亦有刪本有之而足本轉不載者又刪本錄醫方極多而足本僅寥寥數則殊不可
解豈足本又經人刪節耶蓋繼莊此書初亦隨手札記未有定本後人傳寫或詳或
略遂多同異悉心求之當以足本為善余舊有一本得於陶鳧香文咸豐庚申失之
矣此本乃趙撫叔所詒得之子高者屬葉鞠常先生以丁泳之本校之增墓誌一篇
其掇拾疑耀一卷疑門人誤羸入者則刪之付之剞劂以廣其傳潘祖蔭識

廣陽雜記卷第五終

附劉處士墓表

北平王源撰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于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陸墓山。祖□□父鏞為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為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為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于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齣。僧說罷。處士齣亦罷。明日復往如故。眾竊笑。僧詫曰。客何為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眾大說。僧率眾蒲伏。願為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為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眾。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為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眾胡為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為者。人為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

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為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貲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于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廛。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于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杰。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尚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燮于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于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渙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為天下士。即為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為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因而歸。方謀與同。

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為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子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股。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為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賞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燮于天津。與友人歛金為位哭之。而使燮奔喪于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為之表。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于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為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附劉繼莊傳

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尚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李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為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為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

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為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為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為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

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厯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為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微。又可以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為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為。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坐。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為民利。乃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

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為之疏以為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闕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者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為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即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跡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為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即以沈氏子為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謂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

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為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即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為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尚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未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為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覺接架。尚書既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為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溪顧昉。滋。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尚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是子止陳直卿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予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

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

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為別白也。